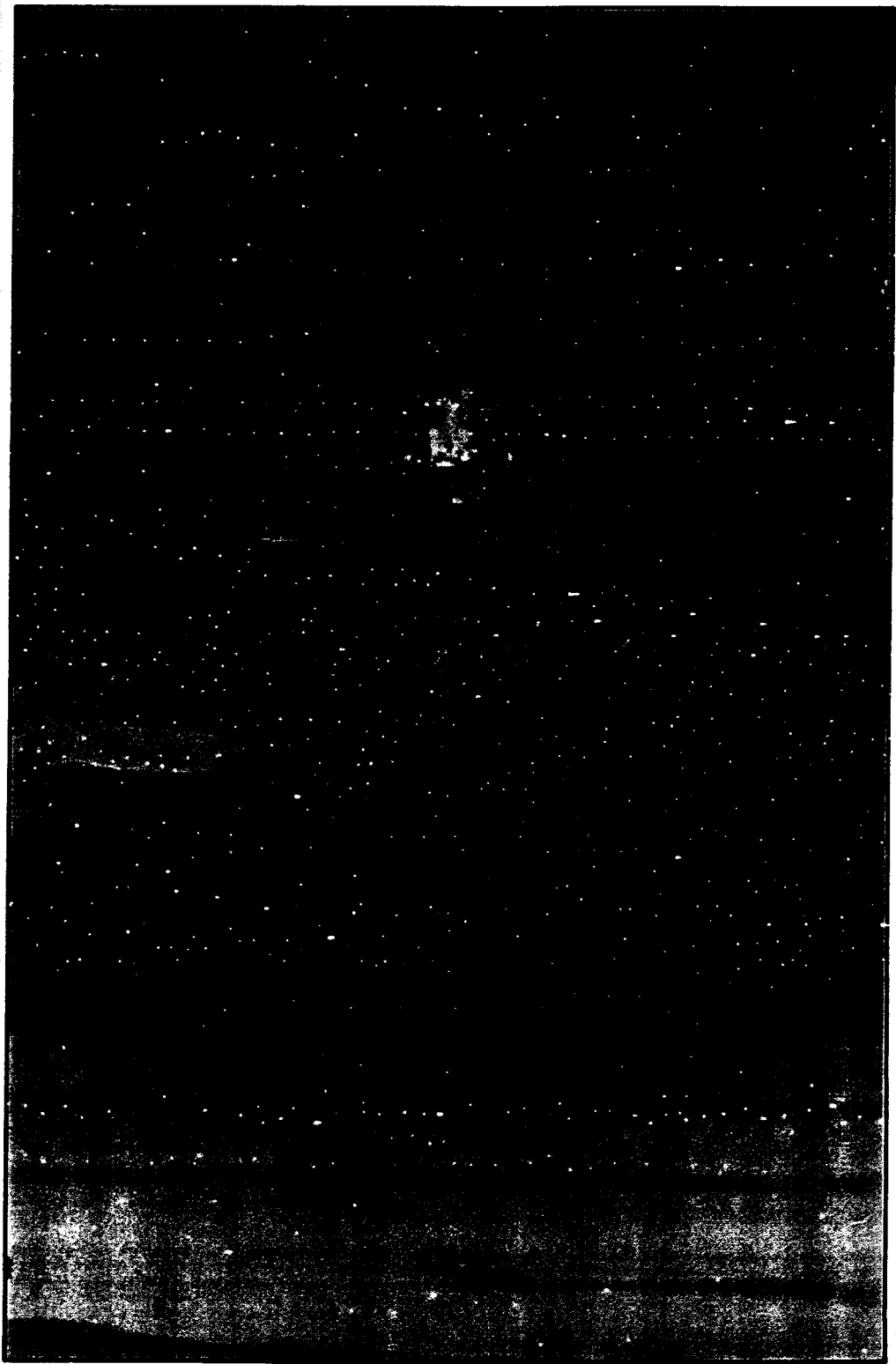


蕉風月刊 389

- 菊凡的小說
- 陳瑞獻的唐璜
- 許書瑜的隨筆
- 陳強華的詩
- 大馬潮人書畫特輯





謝玉謙

一九三六年生。一九五九年星馬首任國政府藝術獎學金赴法深造。畢業於等藝術學院。個展於法國、澳洲、吉隆坡等。各國博物院美術館均有作品。曾為各社團教育機關義展。

1107, Selangor Mansion, Kuala Lumpur
Tel: 03-2920521.

◁ 同泰昌 (油畫) 謝玉謙

▽ 山居 (水彩) 余榮興



余榮興

一九五六年生。新加坡南洋美專畢業，巴黎國家高等藝術學校畢業。一九八三年隨趙無極習畫。現為吉隆坡美術學院講師。

114, Leboh Selar, Taman Telok Pulau, Kelang. Selangor. Tel: 329399.



蕉風

月刊 · 1985年11月號 / 389期 · 目錄

	稿例 風訊	2 3	編輯室 編輯室
散文·隨筆	玫瑰下午 日光魘 吃一餐 隔離 詩話 夏閒·讀書心情 恐龍	4 5 6 8 10 11 14	公羽介 公羽介 胡一菊 莊 若 張少城 許書瑜 胡大浮
小說	唐璜 誰要是相信墨德蘭的話 解圍	15 16 23	陳瑞獻 菊 凡 洪 泉
詩	層／防波堤 不妨妄想一想 藍色詩集	31 32 34	吳 垠 林家顏 陳強華
論 述	請替文藝鬆鬆綁 中西比較文學初涉	40 44	完顏藉 張錦忠
藝 術	舞之饗宴 求索之舞	36 38	吳啓基 醉半杯

印刷者：馬來亞印務公司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郵購處：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 / 白堊 / 梅淑貞 / 紫一思

伍梅凱 / 張錦忠

美術編輯：陳惜耀

稿例



- 一、本刊鼓勵文筆清新、有生活氣息、平實深刻的創作，歡迎短篇小說、散文、詩等敘述文體。
- 二、文學理論、批評、書評、書話、文學史料也歡迎來稿，但謝絕互相表揚或人身攻擊的假評論。廣告性質的序、跋文字請勿寄來，宣傳新書逕寄來基本資料及書刊即可，本刊當代為發佈。
- 三、中西藝術風貌、藝術家風采等評介文字，歡迎來稿。但捧場的朋友主義文字請勿寄來。
- 四、來稿請勿超過八千字。
- 五、翻譯的文字請附原文（影印即可），並註明出處。
- 六、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不願者請於稿端註明。
- 七、請用單面原稿紙以繁體字正楷書寫（橫寫由左到右，直寫由右到左）。文中附引外文最好以打字機打出，需印斜體者請劃底綫。
- 八、標示篇名的符號用「」，書名、電影名、畫名用《》；註釋號碼統一用① ② ③，請作者合作。
- 九、來稿務請附上真實中英文姓名、國／英文地址。
- 十、稿件如經採用，即奉稿酬。我們目前只能付每千字馬幣十元，詩每首至少八元。
- 十一、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覆；寄出二月後不見刊出的稿件請作者逕投他處。如需退稿請附回郵。
- 十二、謝絕一稿兩投，影印稿亦不歡迎。要在他處同時發表的稿件，請事先聲明及徵求本刊編者同意。
- 十三、作品文責作者自負。本刊刊載文章，不代表編者或出版社立場或意識形態。
- 十四、來稿經刊出，版權屬作者所有。如有人欲轉載、翻譯、改編、或收入選集，須經作者同意及註明本刊刊載期數。
- 十五、惠稿請逕寄：蕉風月刊編者

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南方學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書獻南院

獻書者：

陳世娥

日期：

11/4/2000

* 編輯室



風訊

執筆寫編輯筆記時想起，三十年前這個月出版的《蕉風月刊》，是一個甫誕生的嬰兒，那時的幾位前輩立志用「幾支禿筆」把本地的「文化沙漠開拓成文化綠洲」，創辦月刊，出版叢書，高舉馬來亞化之旗，正是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說的第一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立高樓，望盡天涯路。」一九六九年以後，革新的《蕉風》開出了第二種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也被目為「現代派」，這個莫名奇妙的帽子一直戴到今天，恐怕還得戴下去。近年來《蕉風》銷路日滯、讀者漸減，好稿亦缺，正好是第三種境界：「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花三十年的歲月堅持出版一本文學小雜誌，也許不算成甚麼「大事業大學問」，也算是一種信念的堅守與薪傳吧。現在的編者「聽雨僧廬下」（月來夜雨常點滴到天明），難免觸景生情，就胡亂借靜安先生的境界說來應應景了。

燈火闌珊處以後應有第四種境界，那會是怎樣一番風情呢？就要看看《蕉風》明年要怎樣改變了。這幾期只變未改，不過是過渡時期的做法吧了。

書寫是武斷的，我們姑且這樣相信。所以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後，有人說他是法國「新小說」運動主要作家，有人說他會得獎可能是因為「諾貝爾學院認為他有比較特殊的表現，技巧一反傳統，風格比較創新」，有人說他是當代法國偉大作家之一，有人說他在法國讀者群少，名頭不響。有人說他的小說難讀。

說他寫「新小說」當然是對的，但是這是否說是表揚「新小說」呢？那就不見得了。阿蘭·霍布·格利葉、娜姬莉·薩洛、畢多似乎才是新小說，中堅分子這三人在國外譯本也最多，畢克的小說又怎能不新？西方的小說家以反傳統、新創意姿態出現的也不只西蒙，否則「新小說」就

不成派了。波赫士的小說更是短篇這文類的又一村呢。偉大或難讀云云，還不是武斷的人為言述，有什麼好說呢？

西蒙其人其文，將於下期見刊。

美國非說部暢銷書有一本打倒艾科卡的《反敗為勝》的大熱門，書名就叫《追求卓越的熱誠》，雖然這是本關於經營的書，但每一行業都應發揮「追求卓越的熱誠」，文藝界的朋友也可藉此自我勉勵，在經濟不景氣，士氣低沉時，我們最缺乏的更是這種熱誠，有了這種熱誠，文章可以寫得更好，出版的書刊可以弄得更精緻，讀者找尋更好的書讀，這樣出版業也可以景氣起來了。

其實編輯筆記也是武斷的言述。本期沒有太多的話要說，請讀者自己到正文裏去找樂趣或極樂（jouissance，羅朗·巴爾特這個字不好譯），編者不另添加眉批了。



玫瑰下午

* 公羽介

玫瑰，這一朵粉紅的玫瑰，我在西柏林的查理檢查站旁的一間小紀念館中收到。那天下午，館裏頭有關東德人如何逃離圍牆，投奔自由前來西柏林的各種方法展列，已大致參觀完畢，正在入門處的櫃台旁跟兩男兩女團友，翻看着紀念品。

這個小販進來，手上拿着一朵最後的玫瑰，尚含苞待放，就和掌櫃的聊了起來，也聽不懂，因為說的是德文。反正不溫柔，德語給我的感覺，一直是硬繃繃。談着談着，他好像隨手把一些零錢和其他什麼的交了給掌櫃。

或者就是這些什麼，以及他一身隨便的裝扮，讓我直覺他就是名小販。我們一邊翻看着紀念品，一邊有一句沒一句的閒鬧着我們的英語對白。

像我們這樣的遊客，如果他真是小販，每天恐怕不曉得要見上幾千個吧？

然後，他掉轉頭，面對着我，微笑，我發現，他不會比我高

，也不會比我胖，可是吃的苦却肯定比我多，他臉上的滄桑，令他看來人未老霜白却已點點飛上了鬢頭。

他，遞給我那一朵粉紅的玫瑰，還附送了一句我想是德語，接着又和掌櫃的把話題繼續下去。之後，他掉頭要走；臨走前，沒忘記把一些缺掉玫瑰的殘枝敗葉塞進門口的垃圾桶裏。

我起初，實在是愕然，同時也有些受寵若驚。也難怪，那時的我，腦袋裏有好多個彎仍拐不過來，譬如：男人不可送男人玫瑰，女人却可以；譬如：不管男人女人，一律不可送陌生人玫瑰……這之後，我就明白，管他的，送就送，就算對方不高興，我喜歡，我照送。一朵花或一束花，總傷害不了什麼的。

而我受寵若驚，因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收到的玫瑰。在異國，來自一位素未謀面的同性，多麼的怪異，又多麼的叫人心裏舒坦。

我明白我穿藍色的衣服比較好看，並且那天我也正好披着件藍色的外套，可是我很清楚，他決不純粹是由於外在的因素而送

我玫瑰的。

還是在一群白人裏，我的黑髮黃膚相對的更為鮮明？還是在望見我，也思及我過去祖先的重疊日子？

他，是個猶太人嗎？一朵玫瑰，千百種猜測，依舊無損玫瑰就是玫瑰的漂亮。

他走了以後不久，我們也離開了，走過西柏林圍牆旁邊的一幢滿佈彈痕的樓房，我把這朵玫瑰轉送了給一位同行的美國女孩。

一個男人拿着一朵玫瑰在街上走，這玩意兒我可不習慣，而且距離回去旅館的時間，還有好一大陣子呢。

這朵玫瑰，後來我又看到美國女孩拿着逛了一會兒街後，又偷偷的放進了垃圾桶。她是放，不是丟，我也偷偷的看見了。

來自西柏林的玫瑰，終歸回到西柏林的土地去，我沒帶去玫瑰的形體，但是送我玫瑰的朋友，我必須承認，那朵玫瑰給我至少留下了一個快樂的下午和晚上。

玫瑰，即使就是玫瑰，乍看朵朵相似，然而它的每一朵，當出現在某一個恰當的時空裏，它便可以是一獨一無二的。

日光魔

*公羽介

四季分明的地方我喜歡曬太陽，尤其是冬天，陽光那麼難得，一層層的裹在身上各處，絕不是全身穿衣披巾戴帽可比，它是溫暖的、無微不至的，却又是毫無重量加以束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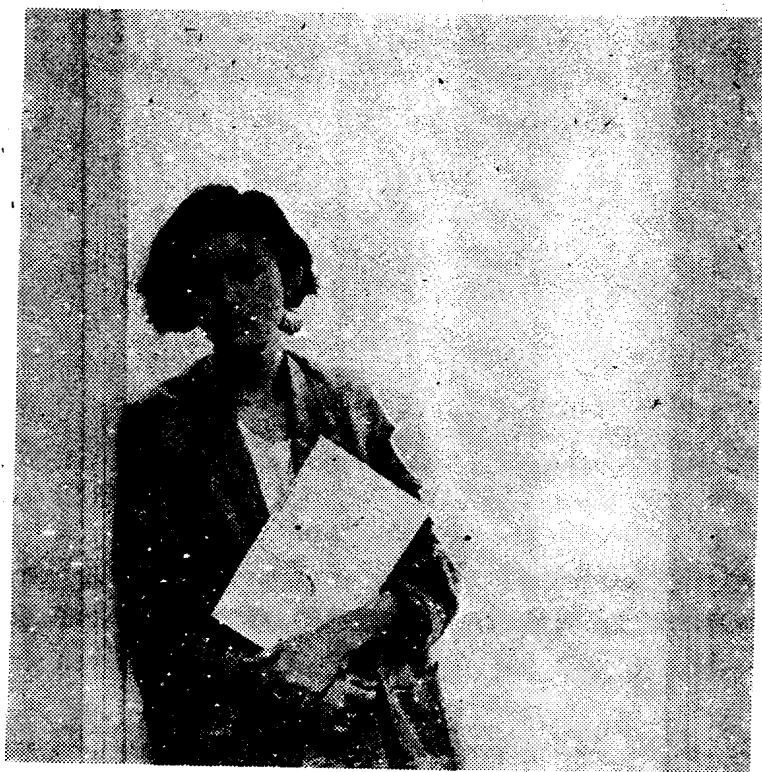
可是到底不比夏天的日光浴更要來得不帶牽掛。冬天曬太陽，至多不必另外加衣，或趁機脫下一兩件外套，不過還是不比夏天，可以坦蕩蕩祇穿泳衣短褲，往沙灘或草地上一躺，一點不會着涼，如果搽了太陽油，並且少了晒傷的煩惱。

晒，全心全意的接受陽光擁抱，戴上黑眼鏡，甚至有本錢和滿身披蓋刺人欲盲光箭的太陽面面相覷。

晒，替渾身給塗上了健康色素，肯定不是熱帶地區的居民發動的念頭。熱帶的日頭如此毒辣，即使不刻意去晒，也會沾黑原本白皙的皮膚。所以，有些愛美或惜皮的小姐，時時身邊手袋裏收了把傘，用得着時就向天上一舉，從棍狀轉成蓋形，將部份的陽光拒之於傘的範圍之外。

更令人不耐煩的是，熱帶的毒辣日光常常源源不斷，免費強迫中獎的。

四季的國度裏，陽光當然也同樣是免費的，然而由於春夏秋冬氣候的變動，陽光的熱度和供應就時刻有所更易，一樣的太陽



，因此便因時因地制宜，身價不一了。

並且，白種人天生白皙，你也有我也有，物不稀不貴，於是有人好歹狠狠的把皮膚晒成棕色——除了與眾不同，也多少顯示了一己的身份，因為要從白晒焦，起碼得花上一段時日，而無法三兩下功夫調弄出來的。

所以把皮膚晒成蜜糖色之後，突出了本身是位有閒階級之外，最好也能讓旁人曉得，這身驕人棕是海邊渡假日久有功的產物。

撥不出餘暇晒太陽，虛榮一些的，則大可花錢上專店照紫光燈換取同等的效果。

反正沒什麼好怕的，白人以白皮膚過日子有時難免顯得單調蒼白，染上健康色後，祇要「休養」一陣子即可恢復舊觀。

幸好不會晒黑後結果像紋身一樣洗脫不掉，否則，許多優越感純潔如其皮膚的白人，若要他帶着份「黑色陰影」活下去，恐怕他寧願終生暗無天日，也避免遭到陽光的「毒害」了。

在有四季的地方，自然，也有人喜歡晒太陽，就純粹祇是喜歡晒太陽而已，當晒至過於暖洋洋打個睡去時，一旦醒來變成有色人種的恐懼感，應該是不會偷偷入夢，幻身為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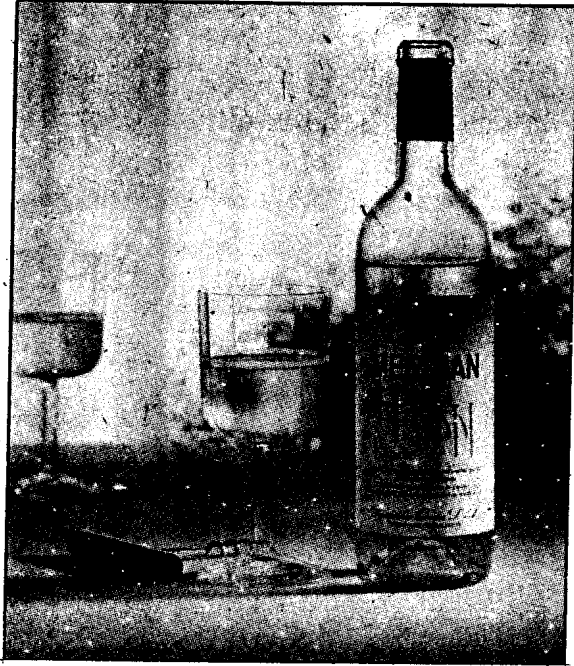
吃一餐

* 胡一菊



好像沒有男子值得我們念念不忘，但我們倒是偶然互相想念的。好像想念一本不知借給了誰又沒還的好書一樣樣，或許複雜一些些，很難說得清楚。說起來是十多年的交情了，比和任何一個男朋友相識在一起的日子還要來得長，長情千萬哩的長。時間轉眼就這樣的快，很快很快的快。甚至當年在一塊兒玩，戴眼鏡和沒戴眼鏡的小女生大部份都嫁人做媽媽去了。只剩下我們，只剩下一二三四五我們五個，據說心高氣傲，眼角長在額頭上，沒有可論婚嫁的情人，沒有等着做媽媽的心思。真是好，好像可以伸長雙腿，再伸懶腰，再打呵欠似的。我喜歡。

好像也可以任性點，夜裏駕了輛車，把五個人齊齊約出來，笑着穿過一個隧道，進城去吃一餐，豐富美味的一餐，大餐，西洋人說聖誕大餐的大餐。大家都隨和的穿衣服，可是都描嘴唇劃眼線，吃得斯文但快了一些些，又多說了一些些笑話，大家喝中國茶。餐室光線亮了些，夜貓子都嗜黑，可是大家有好些時候都沒吃過這樣合胃口合心水的大餐了。拜託別把肚子吃得太脹，餘興節目是到酒吧去喝啤酒聊天。說許多好話許多壞話許多廢話，極少極少的粗話，笑得如紅蘋果臉紅紅，捧肚子伏在桌面。大家都好，生活安定，衣食住行不缺，有工作，有羅曼史。不錯不錯，這個世界算不錯。高興的有必要的不高興的無必要的，都可以下舞池去跳餐死。以前的功課、老師、隔壁校的小男生、茶會、考試、生物和代數都到天不吐去了，講起來微皺一皺眉，不用心



的回想，有一搭沒一搭的說，都忘了一大截。真是好，好像可以考試拿定最後一名也不用羞愧似的。我喜歡。

好像大家都沒有甚麼改變似的，張雲燕還是說話說得迷糊了一些些，還是不吃沙拉。黃秋萍還是天跌下來當被蓋，吃多一些又胖了，不吃一些又瘦回來了，變魔術似的身材。陳慧清還是這樣的善解人意，通情達理，對我很好。還有李佩珍，說話夾着英語，誇張得了不得的形容詞，可是偏偏要做淑女。我也還是一樣罷，雖然都說變了，我猛笑：「是變壞了還是變好了？」或許三歲定八十是奧妙的。真是好，好像可以午睡剛剛醒來，就聽到媽媽喚吃晚飯了似的。我喜歡。

好像也老積得恰恰好，不會爭得面紅耳赤說話，陳寶珠和蕭芳芳一樣好。不會坐在一旁賭氣不說一句話，不會撒嬌，都把桌上的食物吃到乾乾淨淨，啤酒也

喝得乾乾淨淨。又點歌，點一首不很年輕的歌，以前最流行的，最俗氣的，以前聽到要不屑聽的，但人人又莫名其妙會得哼開頭的一兩句的，那麼就「梅蘭梅蘭我愛你」好了。真要命。好像是劉家昌的招牌歌之一罷，當年流行到連班上的馬來仔印度仔都會哼，現在可沒有那一首中文歌可以紅得這樣發紫的了。衆人都說抵死，於是先前那一截忘掉的又通過神祕的神經系統記得了四分之一，特別記得怎樣逃學去看電影那一段，說起來都咕咕笑，都忘了去看甚麼大爛片，值得逃學去看呢。當年也沒有幾個女生是這等頑皮這等野的了，但是今天大家都是好好的高高興興的有紀律的，有一個奉子成婚的女生戴的眼鏡是神經質有圈的那種，平時絕跡舞會和從不逃學的，笑死我們。怎會這樣滑稽？奉子成婚的女生居然不是我們，看來確是

運氣的因素在作祟。要不然說不定我們其中一個早兒女成羣了，一羣羊的羣。真是好，好像可以大睡一場，醒來發現懷情緒壞日子都過去了似的。我喜歡。

好像可以胡鬧一些瘋狂一些，譬如說其他人喝得八分醉，但負責駕車的那一個一點也不準醉，迅速的開了車子上山頂遊車河，接着又以最快的速度開下山。把車窗都搖下鏡來，冷風會涼涼的拍在臉頰，頭髮衣角飛揚，把車子錄音機開大大聲，要放布魯士史賓汀的搖滾樂。可是這樣還是瘋狂多了一些些胡搞了一些些，而且喝酒的藝術是知道在甚麼時候停，而且大家都沒有甚麼要發洩，而且我們的爸爸媽媽愛我們，而且我們大家愛漂亮。這樣倒不如去吃宵夜好了，吃咖哩魚頭。又吃一餐？真是好，好像可以無窮無盡吃下去樂下去似的。我喜歡。



我回想那一天，我是被火光驚醒的吧？我醒時四壁已紅影搖幌了。我下了床打開門走出去。窗外一雙紅燭在靜默的燃燒着——我經過天井走入客廳——用手拂去手上香枝的火焰，母親站在神案前。「醒了？」母親回過頭笑，我神思恍惚的站在客廳裏，神案上的兩根燈燭也站着，默靜的閃耀四壁幌搖我回過頭來，已是多年的事了。

第一次見她的時候，我心想真像嬰孩，我是喜歡嬰孩的，她像一個嬰孩那般白皙、略微肥胖，而且那麼年輕。那時我正在做功課，她遲疑的站在門口問我母親在嗎？我站起身來轉回頭，母親自裏頭笑吟吟的走出來，一邊談天一邊迎了進去，我想她是新鄰居吧？說起廣東話來有些不懂，像小孩般口吃。那年她才十九歲，隨做推銷員的丈夫遷到這小城。

在傍晚時分，有時我會走出

* 莊 若

隔 籬

門外，替我心愛的金魚更換池水，扭開水喉澆灑花草。我喜歡讓清涼輕細的水流過草地流過腳踝。水管在草地上繞捲，有時她會在籬籬收衣，便抬起頭打個招呼。而她隔鄰的一位巫裔美婦人也會走過來，兩個人隔着籬葉閒閒的談天。巫裔婦人有兩個頑皮的孩子，一個男一個女，都十分美麗，有時會跳着嚷着跑進我家裏來，一不留神，又一溜煙的闖到馬路中去，我至今仍依稀記得那呼喚他們回來驚急的叫聲。

她有一個嬰孩，有一天她在我家的廚房裏與我祖母聊天，將嬰孩留在二廳沙發裏，就託我照看。我當然是高興的，在沙發前微蹲下來，我從來不曾這麼的親近一個嬰孩。嬰孩安靜的睡着了，藍花圖案的小被裏伸出一雙肥胖的腳，薔薇色的皮膚。我想嬰孩都一樣的吧？像易於摧折的羽枕，柔軟而芬芳。聽母親說這嬰孩是出奇的不怕生，就算醒了，也只睜着眼靜靜的看人。

我午寐醒來時只覺頭腦昏沉，屋子裏低沉而鬱悶，已近黃昏了，隱約聽聞喊火聲自門外斷碎的傳來。我起床經過廳子走出房外。一群人站在柏油路上，過往的車輛緩行。我回頭望一縷黑煙自隣屋屋瓦上逸出，「開門！開門！」一位鄰家的少年在大力的拍門大喊，「開門！開門！」我覺得有些好笑，為甚麼我覺得好笑？也許是剛睡醒吧！一切都像在夢裏浮沉般不真實。路上的人們圍堵着議論紛紛，聽說有人自後牆爬進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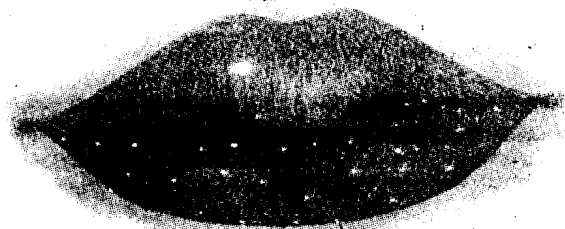
我想我是不是在迴避呢？每當遇見車禍或其他意外的場合，我很少停下來觀看，或者議論或者詢問，我想我是不是嫌惡呢？我極不願看見一些人在談論死亡而笑意光澤自嘴角眼尖顯露出來，我的臉是否該凝重一些；我遇見一些人在笑着談論，他們是否在害怕呢？我想我該若無其事的走回去將門關上讓黑暗沉下來將眼睛瞇上小憩一會兒。

隔一天我在讀一則新聞。（她跑進我家來一臉的驚惶。）一對異族夫妻發生了爭吵，妻子疑心丈夫有了外遇，丈夫帶孩子走出去，妻子關起門來淋火水自焚——突然空下來的感覺是怎樣的？隔一天我將報紙置放在早餐桌上不惹起一絲驚異。（她向我母親說她的害怕，「想想看，」她說：「就在隔鄰，隔着牆壁房子空了。」）過不久她一家人就急急搬走了。

兩年之後我回到家裏來，與母親聊天。母親說她有一天來訪，帶了兩個孩子，大孩子已會走路了，但只會歎歎的看人，是個弱智兒童。大概是小時換血的緣故吧，母親說，她們都習慣這樣的說法；是的，是缺氧。我俯下身看見那安靜的嬰孩，肥胖的手腳，柔軟而芳馨。她曾經也像一個嬰孩。母親說最近她置了一間屋子，生活安謐而靜好。後來我轉移話題，也記不起那天還說了些什麼。

*張少城

詩話



一九八五年二月以後，在台北，以候鳥心情讀書，一直不知道過了夏天，借句文藝腔，翻開生命的下一頁，會出現怎樣的地圖怎樣的景色。在這些細雨如花開花落的悠悠時日裏，最常讀的是詩。也許唯有詩能帶來些許「溫暖、肯定與笑聲」吧。讀詩向來不求甚解，也從沒理會甚麼是詩甚麼不是詩。那還用說嗎？「詩之所以異於散文——」

懂詩的人從來不去說明。如果能用詩以外的文字闡釋清楚，又何必寫詩，又何必讀詩呢？寫詩讀詩，可不是爲了要弄明白「相對於散文，詩是——」

詩，相對於散文，甚麼也不是。

讀詩的人，相對於讀散文的人，連人也不是，那是愛米莉。狄瑾笙說的，她讀詩時「感到頭顱不翼而飛。」她還說，讀詩，「使我感到全身發冷，天下再也沒有使我暖熱起來的火。」最後，還是愛米莉的話：「我就這樣知道甚麼是詩甚麼不是詩了。」

難道還有別的法子不成？」

她的意思是別無他法了。換一個說法，所謂他法，其實就是——，比如說，去翻開一卷周夢蝶，或者痲弦，輕輕唸給自己聽。比如說，讀一讀揚牧、鄭愁予，或者葉維廉、商禽，或者也斯。西西，或者葉慈吧（我只隨意寫下我喜歡的名字，你可以換上喜歡的）。在雙唇輕輕啓開緩緩合閉之間，詩意就這樣冉冉流露出來，像在空中飛呀飛的泡泡，你就那樣讓它帶着虹彩在陽光中飄失好了，千萬不要用手去碰，因爲它一觸即破。

整個春天我就坐在窗邊讀詩，讀完了方旗、楊喚，讀劉克襄、林或，讀沈花末、夏宇，一直讀到瀟瀟落雨的四月天，連誰是沈花末、夏宇都不知道呢。那時林煥彰在喊「三月，你在那裏」，多像荒野的呼喚。

YH在他的風景裏。我不由想起布朗寧的「琵琶行」。

林或是在林煥彰的兒童詩刊《布穀鳥》裏頭認識的，後來每

次去書店，總要讀一點點他的《夢要去旅行》，却始終沒買回來；《布穀鳥》是某個春夜，在舊書攤花了五元新台幣買回來的。楊喚是在兒童節的氣氛中重新找回來讀的，還讀了他給康稔的信。沈花末呢，一個陽光亮麗的中午，在宿舍的地下餐廳吃過飯，可是因爲陽光出來了，就到外面散步去，站在日正當中的師大路把《水仙的心情》翻呀翻，翻完了才買回來的，十五元。夏宇呢，買她的《備忘錄》，是在很窮的時候，忍不住買回來的奢侈品，像買一本漂亮的筆記本。方旗是影印本，因爲他一直是令人難忘的詩人。劉克襄呢，他的溫柔的抗議，有點民歌的味道，《漂鳥的故鄉》，令我想起自己與自己的故鄉。

後來，後來我就回來了，帶着一節情歌：

而我們總善於做夢
夢見更清楚更廣大的
愛，種植在地球上

那是沈花末的「情歌第一」。

• 荷蘭人高羅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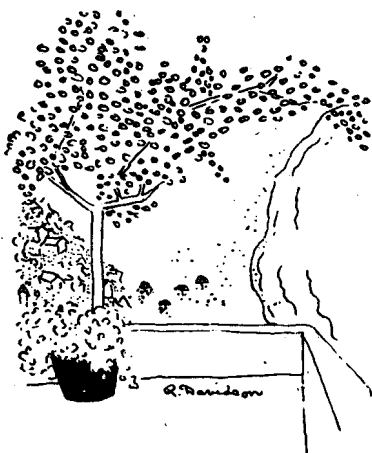
在同一本刊物上讀到兩句不同的話。第一句是，人要在創作與治學上自欺是很容易的事；第二句則說，學術研究有永久的價值，可以彌補別的工作的空虛。當然，第二句話也可能是一種自欺，但至少，說這句話的人並未刻意如此，他談的是自己的體驗。這個人叫做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Julik, 1910-1967），荷蘭人，曾任駐馬來亞大使，也曾在大部份亞洲國家任駐，並在新加坡出版用中文寫的《狄仁傑公案》（南洋印刷社，一九五三）。高羅佩一生醉心中國文化與文學，中文之外，他還通曉馬來文等東方語文，西方語文更不用說了。他的中、英、荷文著作等身，研究範圍從琴道到古代中國房中術到長臂猿，創作方面能書能詩能畫能寫章回小說，令人嘆為觀止。他認為一個人如果只搞學術研究，會成為史實的奴隸，想像力會陷入樊籠。於是他伸出第三隻手來創作，一方面幫助想像力騰空飛翔，一方面藉以保持對外交與學術工作的興趣。

• 找尋我們的「真的聲音」

讀美國作家考利（Malcom Cowley）的「美國作家的自然歷史」一文，讀到他說「每一族群都有自己的獨特貢獻。特殊經驗與生活意識，它們將來都會使美國文壇更加充實」，感觸良多。馬華文學在她自己的國度裏，因為族群、語言的客觀因素，一直處於低調地位。馬華文學的表現，也無法讓人另眼相看，最多只視之為支流文學，而不承認它是重要支脈。我們的作家，如果不肯拋棄鄉愁與鄉愿，恐怕永遠無法找到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生活」的「真的聲音」。易言之，我們必須以自覺意識來豐富我們的文學內涵創造我們的獨

* 許書瑜

夏閑 讀書心情



立風貌。所謂自覺，是把創作活動當作語言、意義、想像力、技巧的表現與探索。所謂獨特風貌，是在精神和心理層面上投射出在這塊土地的經驗與意識來。我希望我們的作者今後當避免做（甲）淺顯的現代主義者，（乙）幼稚的社會記錄者。

• 追源溯流

一日南下，在火車上斷斷續續讀楊牧的「三百年家國」收入《文學的源流》。（台北：洪範，一九八四）。此文跟另一篇「現代詩的台灣源流」（前年夏天楊牧來台客座一年，曾在師大講演此文。那是我唯一目睹詩人風采的機緣）一樣，探討台灣詩與詩人的本土意識。楊牧近年來文字日趨簡樸，以漸入中年的心境與寬容的文學觀來抒寫本土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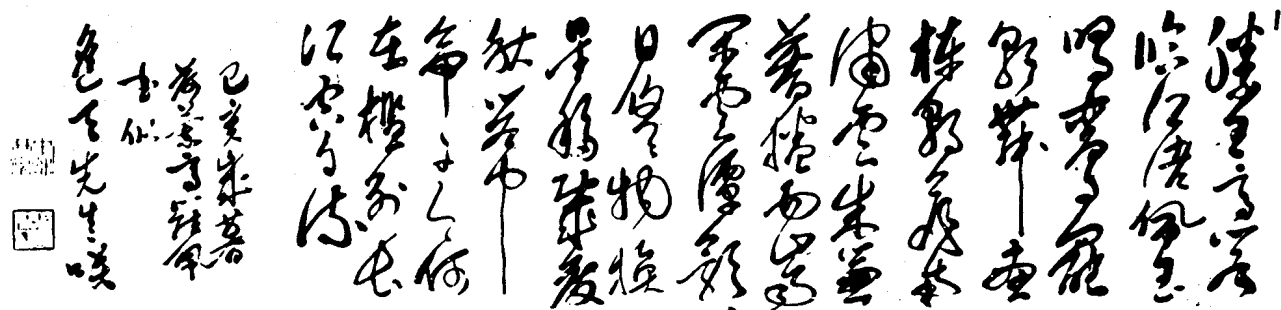
跟一些青年憤怒詩人比起來，風格上大異其趣。「三百年家國」文長，追溯的源流也遠，從明鄭朝代詩人到沈光文、梁啟超、章太炎、連雅堂，探討大陸詩人筆下的寶島如何在漸變的語調中呈現不同面貌與情懷，以及本土詩人的愛國情操。事實上，楊牧自己恐怕也是他那一代中最具本土色彩的詩人。我有一次到花蓮去，在大街小巷漫步，或在早晨的海濱撿石頭時，心裏浮想的便是楊牧的花蓮詩情，同時也無端想起他的一句話：「每一首詩都是對於生命和愛情的擁護。」

其實，數十年來在南洋，也有許許多多行吟草澤林畔的聲音，湮沒在歲月的河流裏。那些歌詠南國的詩人，有的後來北歸，有的落腳斯土，有的是生於斯長於斯的第一代「異域人」，他們的詩篇，有甚麼特色與價值，頗值得我們追述，可是這樣的工作，並沒甚麼人在做。那天如果想寫「馬華現代詩的馬來亞源流」，真不知要如何着手呢。當然，像「郁達夫在南洋」、「巴人在印尼」這種追憶他們的唱和活動的文章，寫的人不算少，但我更感興趣的是他們筆下的南洋情調與風采的變遷。

• 華社的過渡時期

去國四、五年，在這裏唸唸書之餘，偶爾也留意一些對華裔文化、社會的論見。這是每個馬來西亞人的課題，不是埋首書堆就可以忘得了的。

一日讀許倬雲《求古編》（台北：聯經，一九八二），書中有文論及海外華社發展類型。氏謂這些海外華社原先保持的是「一種『格堵』的形式」。但隨著這些新興國家社會結構之潰變，華社「非有改變以求適應不可」，因此頗能「突破唐人街的邊界，混合進當地的社會結構中」。華社在國家之地位與角色，許氏



*荷蘭人高羅佩贈蕭蓬天行書

認為將視個人之職業與表現而定。目前華社在我國的地位，基本上仍然依據集體身份的表現。也許這只是一個過渡時期，「過渡時期的長短就將視各地華僑社會結構嚴密程度與當地社會的交互作用狀況而定了」。

• 讀徐復觀書

讀徐復觀《憶往事》、《學術與政治之間》諸書。徐先生之文，可謂一個對學問人生真誠的讀書人之諍言錄。其「人文社會主義」及只有自由民主能救國之論見其實也只是平常話，但平常話往往是許多人所看不到的。《憶往事》中所悼之前賢，大都是以打倒權威為原則的知識分子，如殷海光、魯實先、熊十力等。徐先生說：「在這樣的時代，要保持一個乾淨的心靈，不僅須靠個人不斷的反省、懺悔，而且也還需要外緣的幫助扶持。」他的《學術與政治之間》，乃「身心都充滿了鄉土氣的一個中國人在憂患中所發出的沉重的呼聲。」索性再錄二則徐復觀書中的話：

「只今培養大家的人格，尊重中西的文化，使每一個人只對自己的良心負責，對自己的知識負責，對客觀問題的是否得失負責，使人人兩腳站穩地下，從下向上伸展，而不要兩腳倒懸，從空吊下，則人心自轉，局勢自變。」

。」

「……生民的命，遂坎陷蒙蔽在裏面，伸長不出，站立不起，生人之道，即將歸於廢絕，這是宇宙間最大的悲劇。讀書人是要希聖希賢，是要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對於此種大悲劇之不得解救，即是自己性分內有所虧，自然不能不發生迫切之感，自然不能不拿出自己的擔當來，以教化之力，就生民所固有之生命，加以啓迪誘發，使其伸長站立起來，以完成每一個生民的人格。」

徐復觀先生亦談及治思想史方法，並提及一些有用的書，一併列在這裏吧：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序」。

徐復觀，《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方法運用上的例証。」

陳寅恪，《元白詩箋証稿》——「這對我的啓發性太大了。」

王懷祖，《讀書雜誌》——「在方法運用上精密純熟……。」懷祖，念孫是也。

馬浮，《爾雅台答問》——「近三百年來最特出的一部著作……。」

• 原始典籍的海潮音

唐君毅先生《人生之體驗》

中有一段述其讀中西哲人原典（林毓生先生亦主張讀原典）之體驗，茲錄之：

「我喜歡留下那些語言文字的人的心境與精神，氣象與胸襟。那些人，生於混沌鑿破未久的時代，洪荒太古之氣息，還保留於他們之精神中。他們在天蒼蒼、野茫茫之世界中，忽然靈光閃動，放出智慧之火花，留下千古名言。他們在才鑿破的混沌中，建立精神的根基；他們開始面對宇宙人生，發出聲音。在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心境下，自然有一種莽莽蒼蒼的氣象，高遠博大的胸襟。他們之留下語言文字，都出於心所不容己，自然真率原重，力引千鈞。他們以智慧之光，去開始照耀混沌。如黑夜電光之初在雲際閃動，曲折參差，似不遵照邏輯秩序。然雷隨電起，隆隆之聲，震動全宇，使人夢中驚醒，對天際而肅然，神為之凝，思為之深。」

徐復觀先生早年讀西方社會思想典籍時「不僅總是興會淋漓，而且常常受到他們內容精深宏博的感動，偶爾把書放下徘徊半晌，說不出當下所感到的生命的充實。」徐先生說，「只有讀中國的論語、孟子、離騷、史記、杜詩和宋明諸大師的語錄時，才能獲得同樣的經驗。」

我數年前讀《論語》、《孟子》，讀熊十力《十力語要》、《讀經示要》二書，亦有如雷貫

耳之啓思，頓覺生命何其快樂，治學何等愉悅。

• 葉維廉詩

在台讀詩，讀得較多的竟是葉維廉。一日讀《驚馳》。他說：「我關心的是家國的進展、變化。所以在外國時寫的詩，題材表面變化很大，而且也換了許多語言的策略去表現，但有一天回頭一看，背後的母題竟然逃不開兩種：懷鄉與放逐。」葉維廉詩的花開與鳥鶴的聲音，流露出似曾相識的驚懼、追懷、讚賞、企望。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意結，恐怕是他繼續不斷寫詩的理由吧。後來我又取出《愁渡》從頭讀起，看詩像歸來的燕子般冉冉出現。

• 王國維的心路歷程

王靜安早歲曾徬徨於文學哲學之間：「余疲於哲學有日矣，……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燥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詩歌乎？哲學乎？他日以何者終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間乎？」此思想感情矛盾衝突亦悲劇之根源也。氏早歲由哲學逃入文學，中年後則耽於古史，此心路活動歷程亦尋求解脫空虛苦痛之道也。日來讀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及周策縱《論王國維人間詞》，深覺治學力求涵蓋文學與思想二範圍之不易。一方面求感驗文學動人的力量，一方面探究思想之理智活動，力求二者之「支援意識」來形成篤守的力量，這恐怕是「白首書帷」之遠道，因為文學之本固在古今中外原典，思想則更不能不涵蘊史、哲與批評典籍。

靜安二十六歲曾作「書古書中故紙」一律：

昨夜書中得故紙，今朝隨意寫新詩，
長捐篋底終無恙，比入懷中便足奇。
黯淡誰能知汝恨，沾塗亦白笑余癡。
書成付與爐中火，了却人間是與非。

此亦「跌宕歌詞，縱橫書卷，不與遺年華」之嘆也。

近日讀書，涉及三學者：陳寅恪（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聯經）一九八四；陳寅恪，《元白詩箋証稿》；《談陳寅恪》，傳記文學，一九七〇）、胡適（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問題》，聯經，一九八四），王國維，皆民國（清末）以來之大學者，雖然建立了今後輩仰止的典範，但皆在展露大天才時受囿於局限。

• 文字與鸚鵡

Idries Shah 有書論 Sufi 之智慧。書中有一喻語曰：「鸚鵡飛走後，我該如何處理籠子？」又有一成語曰：「人如要活，文字就得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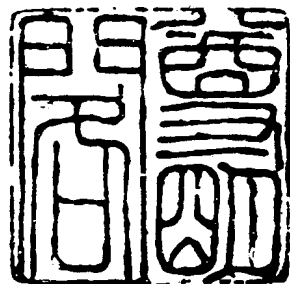
莊子不是也說過嗎！文字因意義而存在，有了意義，就可以忘掉文字。

想起當日曾直書：「文字是唯一的現實。」不禁悚然一驚：原來還是個未了漢。

• 後記：隨便整理一點讀書例記，也算記下那時泡在圖書館讀雜書過炎夏的關注對象，暑假過完了我也回來了，這時的心情已不再閑矣。

關於高羅佩，有興趣的人可參閱蕭遙天的《讀藝錄》（一九六四）。

高羅佩的篆刻





恐龍

*胡大浮

一日，從書架上翻出一本小小的《新款摺紙遊戲》。一眼即看中「恐龍」，而且共有四款。摺了兩款，一藍一橘，放在黑色的手提收錄音機上。一隻昂然翹首，另一隻直視前方，果然有恐龍那唯我至尊的神態。

小時候，爲了看恐龍，不惜挨打。那時家裡沒有電視機，播映《超人》片集的時間正是晚飯時間；爸爸不滿我們不按時回家吃飯，常常將拿着藤鞭的手背在身後，立在門口等候我們進門。後來的「恐龍王子」，更令人我們着迷，動不動就學片中的小孩

喊「哦哦啦」。皮肉之痛根本不放在心裡。十多年後遠在他鄉做異客，在一家書局選買裝飾品，真正中意的也只有木製的恐龍骨架，可以一片一片架起來，也可以一一拆散。

恐龍是很古老的動物；又老又舊的東西似乎都有一種殘缺、質樸的美。殘缺與質樸，在力求完美、力求發展的今天，已不多見。無法重拾過去又無法適應今天的人，不免要懷舊念古。對恐龍的感情大概源於此。不久前流行的「乞丐裝」也很可能是在這種兩難的情境中醞釀出來的。有時候故意穿得破破爛爛、骯骯髒髒的走在路上，飄飄然如乾枯的落葉，和土地混爲一體，的確是一樂事。

我們兄弟姐妹幾個，爲了重溫兒時夢，在第一廣播網播放《超人重歸》時，再度抱着雀躍的心，迫不及待的擠在我們的電視機前。螢光幕上閃閃縮縮的超人已不是舊時人。二弟弟更忍不住嚷起來：

「那隻恐龍看起來真假呀！」

*陳瑞獻

唐璜



「孩子，看了合心意嗎？」爲母的細心問，像母鳥置喙黃口，那樣關切至深。

「一切由媽作主。」唐璜輕聲答道，耳根一陣熱，用微笑婉轉表明他已看中對方。

圓桌。唐璜一邊坐，低着頭，對面隱約兩個女子，一著紅衣，一白。唐璜壓低着頭，舌頭打結，完全無法在媒人捏出來的這個相親會上啓齒。天，我就要娶親了。他不敢看她們，一個女子跟自己四眼相對就妝成新娘嫁過來，唐璜不敢抬頭。「唐璜，最近收穫還好吧？」白衣女打破沉默，悅耳的嗓音撩起他的雙眼：仙女！她抹了薄薄的粉，才來看我。「很好：很好……」唐璜囁嚅答道，又迅速低下了頭。唐璜的生活是出海七天，出大氣力，捕石斑、大蝦、紅曹、紅哥鯉，後上岸休息一天；休息在家，他手不觸錢鈔，看父親標魚結賬，母親忙家事，弟妹在四周蹦蹦跳跳。他要是去看六點場，戲散場就立刻回家睡覺，待東方的太陽一大早就催他起身出海。我，唐璜，十八歲，前世如何不知道，今生有福氣，看她就跟貼身衣裳一樣白雪雪，海嶼好風我放纜心頭真暢快。「你吃過午飯了？」白衣女又試着打開話匣子。「吃過了……」唐璜心頭感激，實在說不出別的話來。

「你長大成人，是父母的福氣。」

唐璜微笑。

「媒人說她穿紅衣，挺標緻的，當時由一個穿白衣的鄰家婦女陪着。媽媽沒說錯吧？」爲母的確定說道。

臉一沉，久久不作聲，久久他才吞吞吐吐答道：「媽，我們或者……稍後再說吧……。」

唐璜從此不再出海。他開始自言自語，說他的血管內有一大隊老鼠，你看，鼠隊此刻正在我體內衝跑，鑽到頭部把我的腦一口一口吃掉，這一類旁人聽得心驚的話。他對天微笑。他父母請了個巫師來作法。唐璜一直對天微笑，並且胃口增大，不眠不休。他的身軀很快的從騎師的結實修長變爲相摸手的人肉大山，而他的陽光曬紅的皮膚層層剝脫，現出白蟻蟻的外表。

誰要是相信墨德蘭的話……

* 菊 凡

凌晨兩點。

新關子角的海浪陣陣地呼嘩着。街邊的熟食攤燈光輝煌。海堤上坐滿了一對對年輕的情侶，有些正在傾談着，有些在分享着食物，旁若無人。

突然，一條紫色的光環，從滿天星斗的天空中直向這地帶竄下來。浪海突而靜止，風也死去，所有一切入、物兀然靜寂不動。紫色光環停留在海堤上空，閃出另一道光來，大約三十秒鐘，光環便向天空隱去，一切又恢復了原來的活動。

一位失踪了大約三個月的教育部官員墨德蘭·賓·阿都拉昔瓦哈，出現在海堤旁的行人道上。但是，所有的人都沒有注意到墨德蘭的出現。墨德蘭却感到心情輕鬆歡喜，因為這時的景物，是他所熟悉，所想念的。他終於回來了，由那不知有多遠的太空，另一個有人類的紫色星球。

那天晚上，他牽着愛妮莎從國泰戲院看完一部愛情片出來，相依偎着徘徊在橫能律，不捨分開。後來墨德蘭提議駕車去新關子角吃點心，吹海風。愛妮莎當然答應，因為她喜歡那邊的情調。他們過去雖然去過，但這麼夜去却是第一遭。

墨德蘭和女友坐在海堤上，一隻手扣在她的肩膀上，輕輕地撫摸着她涼涼的肩膀。愛妮莎第一次接受男友這樣輕柔的愛撫，心頭在鹿撞着。後來他們轉過身，背對着輝煌的燈光，向海的空無望去。星星在海空上跳躍，遠處有兩盞紅光在移動，想是出海放網的漁舟吧。突然他指着海角

南面一團紫色的光暈說：

「愛妮莎，妳看那團光，真美！」

正說時，那團光暈刹那地放大起來。墨德蘭驚慌地擁緊女友，却驟然發覺愛妮莎一動也不動地木坐着。那團麗亮的紫色光暈在他上空停留着。墨德蘭回頭恐懼地張大着眼，因為他看到所有的人，物全都靜止不動。像一幕銀幕上靜止的畫面！他想起身拉女友去躲避，一道白濛濛的煙霧擁了過來，他起身也來不及地感到自己輕飄飄起來。突然發覺自己已置身在一架不知什麼東西的坐室內，身邊有三個矮小的人，向他微笑，示意他坐下。頃刻間，他一陣暈浪，覺得自己的肉體似乎不存在了。

轉眼間，他已在一片茫茫的星際之間。那三個矮小的人走進一個圓門後，另一個較胖的人走出來，向墨德蘭鞠躬後說：

「墨德蘭先生，我是這架飛行物的機長。」機長說後，在旁邊坐下，見墨德蘭還處在驚惧中，便親切地說：「我們奉命來帶你到紫光球去走走。我們沒有惡意的，請放心。」

「奉命？」墨德蘭蒼白的臉色，尚未恢復正常，望着略帶茄色的機長，莫名地問。

「對，我們是奉教育團長的命令，請你到我們那裏去考察。等會你就會明白。」機長說：「我們是來自你們太陽系附近的另一個紫色星系的星球人。」

墨德蘭從坐位前面一個大螢幕上，看到一片光亮，形狀像個大旋渦，機長說：

「這便是你們的銀河系，我們已離開它好遠，再待半小時，便可到達我們的星球。」

這時，螢光幕上出現了疏疏落落飛馳而過的星球。墨德蘭還是以為自己在夢中，也許自己喜歡看科幻小說與電影，現在正做着那不可思議的夢，但過了不久，他看到一顆美麗異常的紫色星球出現在眼前，不禁站了起來。

「請坐下，馬上便可以着陸了，墨德蘭先生。」機長也隨着站起來，拉墨德蘭坐回原位。一座奇特的城市竟出現在眼前。

當墨德蘭被請下機時，機外已有很多矮小的人物，在道路旁列隊歡迎他。機長把他介紹給一位比較高大，但面孔粗拙的人，那人名字很怪，叫做「碘」。他是這紫色星球的教育團長。

「歡迎墨德蘭先生的光臨。」碘團長說：「我們請你來作個友誼的訪問。」

「你們是把我擄來的。」墨德蘭這時已恢復了正常，胆子也壯了：「你們沒有徵求我的同意呢。」

「對不起得很，是不得已的。」教育團長把墨德蘭帶上一架圓形的陸地交通機，無聲息地向前移進。速度是很快的。墨德蘭在窗外的景物也看不清楚。四周的光線，看來沒有地球的光亮，有如早晨的景色般，到處好像都是煙霧迷濛的。須臾，便到了一座城市。

墨德蘭離開座機，眼前出現一簇簇的高樓大廈、街道寬闊、圓形的交通機滿街都是。街道兩旁，商店林立，行人密密麻麻。

其中除了矮小的人類外，也有比較高大的，和墨德蘭一樣的，但令墨德蘭感到驚奇和親切的是，他見到許多跟華裔同胞一模一樣的人種。墨德蘭不禁想，華人不但佈滿在地球各角落，甚至在另一個太陽系中也有！令他更吃驚的是，他看到一些矮小的人，手中竟牽着一條地球上華人最尊敬，當作象徵高貴優越的龍，就如在地球上的華人養着的狗一樣被用鏈子攔着走。

「這些人種你感到親切吧？他們是在五千多年前，被我們從地球上移過來的。他們的生殖力比我們強，所以，他們遍佈在各處。」教育團長說：「他們的本性很善良，但優越感很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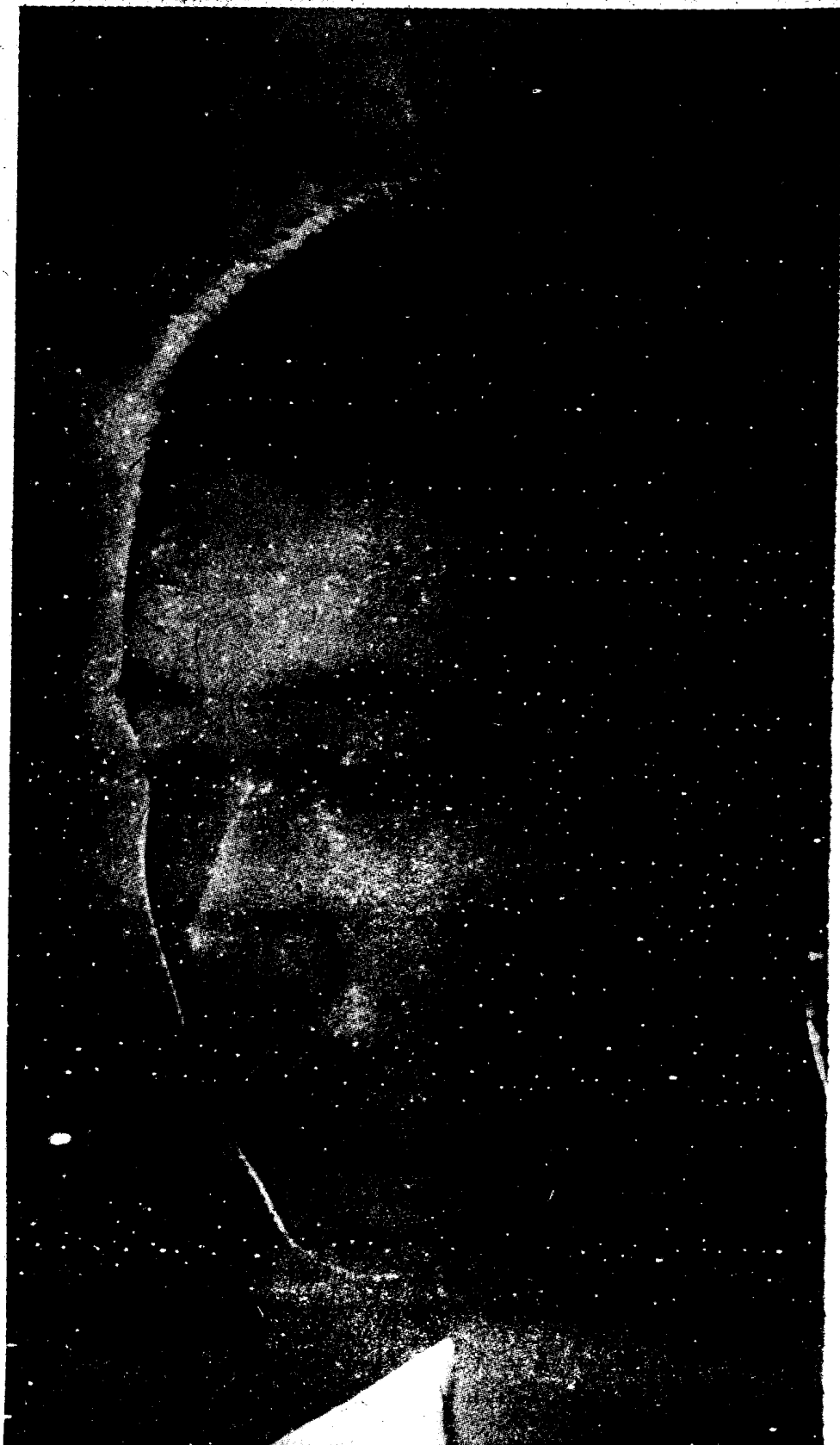
走過了一條寬大的街道，轉入另一條種滿着矮樹林的地方，所有的樹木形狀幾乎相同，微帶紫色的葉子，隨風搖動。一排排的組屋，被雲霧包圍着，看起來，富有鄉下的風味，組屋旁邊，除了樹林，還種有各色各樣的花朵，墨德蘭對花草沒有專長，雖然有許多和地球上的相似，但他却叫不出它的名字來。墨德蘭不禁說：

「真是個奇特美妙的地方啊！」

教育團長聽了微笑地回答：

「在我們，地球才真奇特美妙！」

雖然到處都是屋宇，但氣氛却是平靜的，聽不到交通工具的喧囂，看不到繁忙街道上有阻塞的現象。令你感覺到這是仙境，但也有鬼域的味道。墨德蘭仰首看到天空的太陽，發出不刺眼的光芒，像似一顆人造的套上了多





角玻璃的大燈泡。紫色的光線特別強烈。

墨德蘭被帶進一間大建築物，里面全是光芒跳動的電腦控制機鈕，螢光幕。每座螢光幕前都有人在操作，螢光幕上出現着各種圖形，圖案，跳動的綠色線條。

「這便是我們的教育統一遙控室。」教育團長碘先生帶墨德蘭穿過一道自己開關的門，請墨德蘭坐下，然後對墨德蘭說：「我們請你來，主要的是想讓你參觀我們的教育統一遙控系統和你討論教育問題。」

墨德蘭沒有出聲，只是眼巴巴地望着他，打了一個呵欠。雖然他對「教育統一遙控系統」一

辭覺得新奇，但是疲倦的精神，使他不忍再多說話。碘先生見了微笑一下，指着墨德蘭背後一張床形的椅子說：

「你們科技發展得慢，是因為你們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轉眼又要睡覺休息，而我們這裏一天就是你們的四十五天。你且在那床上睡一睡吧。」

墨德蘭躺下，耳邊傳來使人馬上就昏睡的輕柔音樂。

當墨德蘭醒來的時候，碘先生還坐在枱前悠閑地看着螢光幕上曲形飄動的線條。墨德蘭走過去看，問道：

「這是什麼？」

「教育行政調查表，從這裏我們可以查到那一個教師出了毛

病。」碘先生轉過身來，微笑地說：「我專程派人請你來，就是想讓你知道，我們打算到貴國去施行這種制度，它是唯一可使貴國達到國民團結的制度。」

「那也未必行得通。我們的國度迥然不同，豈能一概而類推？我們地球在時間上就和你們有極大差別。」墨德蘭是教育部最得力的助手，他對國家教育情形瞭若指掌。

「說迥然不同，也未必。墨德蘭，教育的最大目標，是團結國民，那一個國度都同樣。地球上分佈着太多人種，太多國家。單一個國家內就使掌政的人頭痛了，我們的古代歷史，也同樣，寫滿了爭爭鬥鬥的故事。但今天，我們科技達到了頂峯，我們採用了教育遙控政策，使到全星球的人類和平愉快。我想，你一定很有興趣吧？」教育團長碘先生像演講家一般，滔滔不絕地說。

「我不信這理想能實現。」墨德蘭一向認為，人類之能夠進步，能夠創造，就是因為人類賦有自我的思想行為，如果連這種天賦的本質都沒有了，那還有什麼意義？

「墨德蘭，你應該相信，地球人認為不可能的事，我們却不



但可能，而且已實現了。」教育團長繼續說：「我們正想把我們的經驗，到地球去施行，減少人類無謂的爭紛。我們這樣做，一方面是實行文化科技的交流，另一方面是要創立星際和平的宗旨。」

「簡直是夢話。」墨德蘭覺得是在和一個瘋子說話，真的是莫名其妙。

「也許你懷疑。你看。」那人在牆上的機鈕一按，大螢幕上出現一顆略帶黃紅色的星球。「這是A E 3星河裏的一顆有人類的行星，我們在一年前前往協助他們，施行我們的教育政策，十分成功，現在，他們和我們一樣，完全和平。」

墨德蘭這時，漸漸地產生了

興趣，想知道這個傢伙口口聲聲強調的「統一遙控教育政策」到底是什麼政策。墨德蘭平日花了不少時間精神，研究國民教育問題，對國家的教育政策的評析與草擬方案都有心得。前幾年，爲了草擬新的教育制度，曾經受委派到歐美各國，台灣及日本去考察教育發展，希望取其精華，來擬定國家教育方針。國家希望通過新的教育制度，來培養下一代的團結意識。現在新的教育政策正在初試驗階段，尚未有什麼結論。既然現在有機會參考星際高水準的教育行政，爲什麼不加以研究呢？或許，他真的可以得到最新的方法，帶回地球去，那麼，他將成爲全世界唯一最令人注目，最令人敬仰的教育奇才，那

不是一件榮譽的事嗎？於是，他表示有意思做個週詳的考察。

「我知道你會有興趣，墨德蘭。」碘先生笑起來，露出紫色的牙齒：「你對團結國民的意念很高，很想擬就一份有效的國民教育政策。我可以預先告訴你，你不會失望。」

「不一定。」墨德蘭冷冷地說，因爲他覺得這傢伙有着太大的優越感，他不喜歡。

「你們目前施行的新教育政策，絕對無法達到最低的目標。你若採用我們的政策，就肯定成功。當然——」碘團長停了一停說：「我們會派人前去協助你們，供給你們足夠的儀器，只需一個短暫的時日，便可大功告功，一勞永逸了。」

「施行教育政策，需要大量的金錢和人力，碘團長，不是儀器。」墨德蘭更正那傢伙的話。碘團長睜着圓溜溜的眼睛望着墨德蘭，過了一陣子，突地爆出一陣哈哈大笑的怪音，一面輕輕地搖搖頭，似乎是指墨德蘭太天真，又似乎表示墨德蘭不了解他話中的內涵。

碘團長笑過後，便叫另一個長有鬍子的人帶墨德蘭到附近的



學校去做實地觀察工作。他們到一間規模宏大的學校去。墨德蘭對學校的設備，一切都電腦化感到驚嘆不已。全部行政措施，一概由電腦操作。教室內以大螢光幕取代了黑板。學生上課形況奇佳，秩序井然。專心聽講，反應神速，簡直令人不敢相信那些學生是有血有肉的「人類」。

墨德蘭停在一間課室外凝視正在上課的教師，他的外表充滿着一種令人喜歡歡愉，態度悠然，語言音質優美動聽；一舉手一投足，都有一種令人不願把視線從他身邊移開的吸引力。墨德蘭再走到另一間教室，發覺同樣的情形。這樣一間又一間地走過去看看，墨德蘭發現每一個教師都有同樣的語音，同樣的舉止，他們教同樣的課，運用同樣的文句。還有，當他們講到要學生思考的問題時，同樣按一按牆上的各色各樣中的同一個機鈕，螢光幕上便出現了同樣的文字，圖片之類的東西，練習題也同樣，正如地球人收看電視節目一樣。墨德蘭開始理解教育團長磯先生一再強調的「統一政策」了。墨德蘭看後感到很習慣地搖搖頭。那帶領他的人見了說：

「怎麼？新鮮嗎？」

「唔，我冒昧問一句，那些教師一定全是機械人吧？」墨德蘭讀過不少科幻小說，對美國、日本正致力於製造電腦人的發展也略知一二，所以，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不，他們都是和我們一樣活生生的人，製造電腦控制的假人已是幾十年前的事了。我們是把教師在受訓時，巧妙地在他們的腦中動小手術，置進一粒極微型的遙控機，只要他們上課時，一切都由教育部遙控指示，所以，他們言談舉止，完全相同，這樣，我們才能確保教育政策統一地施行。」那官員陪同墨德蘭一邊走一邊說明。

「這怎麼可能？難道教師們沒有人反對被動手術嗎？」墨德蘭用右手不停地磨蹭着下巴刺手的鬍子說。

「他們不會感覺，更不會相信自己受着遙控。」那官員很得意地說：「你忘了我們能把時間控制停頓下來嗎？當時間停頓時，我們施於輕手術，恢復時，他們完全無知地照常活動。」

「這不是太不人道了嗎？」墨德蘭說，打了一個寒噤。

「人道？我們就是爲了人道才這樣做嘛。」那官員轉頭來對墨德蘭說：「你們讓人類自由亂來，姦殺打劫、放火戰亂算是人道嗎？」

「那是我們尊重人性和自然所應有的方式。」墨德蘭開始和那官員辯論了。

這時，下課了，那些教師走進辦公室內，大家有談有笑的，恢復了常態。有些過來和墨德蘭握手詢問，但他們對墨德蘭並不感到陌生或好奇。他們只表示歡迎墨德蘭前來訪問，他們表示，已在幾天前，在螢幕上見過墨德蘭了。使墨德蘭理會到他們的計劃是不簡單的。

「你們地球人所謂人道、人性，只是自欺欺人的說法。」那官員過後又說：「你們自鳴清高，因此，無法突破囹圄，永遠困在虛偽矛盾之中互相對敵，分幫分派，爭爭鬧鬧，永無休止。難道我們爲了一勞永逸的和平，安樂，尊敬領袖，聽從指導，思想一致，步伐相同，不是發揮了崇高的人道和人性嗎？」

「你們的論調，恕我永遠不能接受，甚至不敢恭維。我們是講究自由的人類。」墨德蘭加快



了腳步，那官員快步追來說：

「自由？我們對自由的解釋是：聽從領袖的指使，便是自由，反之則失去自由。」

「哈，荒唐，我想，這種教育政策，我們地球人沒有一個會接受，就是瘋子也不會。」墨德蘭走進載他來的交通工具，嚴肅地說：「帶我回去！」

「可是，你得知道，我們教育團已決定要到貴國施行我們的統一教育政策，沒有人能反對！」那官員跟着上機，說後癡癡地笑着，他狡猾的臉，墨德蘭感到恐怖萬分。

「你們是星際先進國家，怎會那樣野蠻呢？你大概在開玩笑吧？」墨德蘭雖然感到事態的嚴重，但他勉強鎮定地說。

「我們是為星際和平而做，你們有一句話說，替天行道，我們就是為了行道呀！」那官員說：「我們認為幫助你們，是我們的責任。」

話剛說完，他們便到了碘團長的門前。門自動開啓，墨德蘭一踏進去，就對碘團長說：

「該讓我回去了吧？」

「好，讓我們為建立友善握手。」那傢伙伸出手來，墨德

蘭只好勉為其難。在握手時，他帶着哀求的口吻：

「我希望你不要干涉我們地球人的事，讓我們真正友善地互相尊敬吧！」

「好，好，但願你所說的友善定義和我們相同。」接着他叫機長來，送墨德蘭回家。

當機長把墨德蘭送回新關子角上空，臨別握手時，機長告訴他：

「我們隨後就會派人前來進行統一教育政策，你放心，我們一定會依你的意思，友善地完成工作。」

墨德蘭正想更正他的時候，一陣暈浪過後，墨德蘭已落在燈火明亮的新關子角海堤邊。

墨德蘭深深吸了一口帶有鹹味的空氣。他憂喜地在海堤坐下來，望着黑壓壓的海空，真如從夢中醒來一般。海浪被夜風帶到沙灘上來又退了回去，如此無靜止地沖上退下，沖上退下，像一條永遠爬不上斜坡的大白蛇，出盡氣力，咆哮怒吼。

他四處張望，想要找尋愛妮莎的踪影；看看那昨天他停車的地方，已是空的。海邊每一棵樹上，都裝上了閃爍的多種顏色的

燈，怎麼一夜之間，就改變了呢？他看看電子手錶，按了一按日期，是十二月十八日了，他清楚地記得，他帶愛妮莎來的昨天，是九月十七日的。他想了一想，記起碘先生說過，他們那邊一天，就是地球的一個半月。他冷靜下來，開始步行回家，街路上行人還很多，交通圈都裝飾了美麗的燈光，他這才明白，橫城 pesta 已過了半個月了。

他步行到比能街，交通燈在遠遠看起來，像顆會上下跳動的妖怪眼睛，紅——橙——綠——紅——；高懸在商店門楣上的霓虹燈，還不停地轉圈，跳躍。整座城市似乎已睡意爛珊，墨德蘭覺得可愛極了。

當他敲響大門時，已是凌晨四點多了。家中的人都驚動地但不相信站在門前的人是墨德蘭，他們都以為是夢中見到墨德蘭的靈魂歸來。母親又驚又喜地緊抱着他，哭泣起來，雙手不停地在他臂上、腰間用力的抓着，捏着，發覺他果真是個結結實實地存在在自己懷中，這才開始相信，孩子是真的回來了。他們的歡愉聲，將鄰居也吵醒了。他們對墨德蘭突然的失蹤，又突然的回來，



除了感到莫名其妙之外，當然很希望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一直追問他到底去了那裏？什麼原因要使自己失踪，但他們完全沒有提起愛妮莎兩個月前自殺的事。

愛妮莎因為身邊突然不見了墨德蘭感到很奇怪，心中害怕異常，四處找不到他的影子，她便駕着墨德蘭的汽車回去。終日憂心忡忡，精神不振，常說夢話，家人都以為她是失戀了而心理受打擊，便想帶她出國去玩玩，沒想到她在一個晚上服安眠藥自盡了。

當時報章報導愛妮莎因為情人失踪，心情惡劣，於是精神崩潰。又說她家人懷疑女兒是被情敵做了「降頭」才會自殺的。一時疑團重重。

墨德蘭將自己的「奇遇」大略敘述後，金黃的陽光已刺穿了

雲層，投到市中來，馬路上，車流又開始了。

墨德蘭回來的消息也在報章上刊出了，但都完全省略了他所提起的奇異的事，只是說他尚有精神恍惚的現象，心存恐懼感，原因不詳。在我國社會來說，都把這類不明原因的事故，說是「中邪」。墨德蘭對這類不着邊際的報道，無可奈何。教育部派人前來探望他，聽了他詳細的報告，也覺得他如夢如痴的故事，荒誕不經，並認為他心理上必定受了某項可怖的驚嚇和打擊，才會有這種表現。於是他被勸去求醫。

墨德蘭得到當局批准繼續請假。他利用了不少時間，把他突然被嚇而送到紫色星球去參觀「統一教育政策」的前後，觀感，一一寫下來，最後，他還特別強調，紫星人很快就會前來，做一項遙控制度的侵略，希望我國作好抵禦的準備。他影印了三份稿，一份寄給教育部，一份給首相，另一份給國防部。

做過醫生的首相，以醫學觀點來分析，認為墨德蘭是在精神崩潰下才會有這種夢幻的產生。這種精神病症，可推論，是有遺傳性的，而墨德蘭的婆婆就曾是同類病患者。於是，首相派人前來，把墨德蘭送到精神專科醫院去，作個透徹的檢查。他被留住，在醫院中。墨德蘭的心情老是很沉重，變得沒有言笑的失去記憶

力的老人一般，悶得真的患得患失起來。

這樣，時間在輾轉中不知過了多少個月，可是墨德蘭的病況不見痊癒，心境有時惡劣得想自殺。他到處去探聽，都沒有人把他的奇異當真實的事，他找到愛妮莎的家去要向她傾訴時，才知道愛妮莎早已死去，他痛不欲生，他恨透了那折磨他的外星傢伙。他如有機會看到他們，一定不顧一切，捏死他們，打死他們。

「我要捏死他們！」墨德蘭時常自言自語，越來越嚴重，時常不思茶飯。因此，又被送入精神專科醫院去治療。

一天午夜，夜霧濛濛，下弦月正在灰濛的天空中，散發出些微迷糊的黃色光暈。墨德蘭因夢見女友愛妮莎而醒來。心境混亂得很。他下床走到開着的玻璃窗口，雙手抓緊着鐵枝，望着燈光閃閃的市中心，迷濛中，市中心幾十層高的建築物，一排排的，像是巨型的墓碑矗立着。它的可愛就是因為它們高低不齊，形狀不一，並不如紫色星球上的完全統一。可是，突然間，他發覺街上夜歸的車子，開着照霧燈，停在街路上不動了，風也死了，一切都靜止下來了。他感到不妙，恐怖地想喊叫什麼但却叫不出聲來，他整個人軟了下來。這時，他看到天空一條紫色的光暈掠過，停在市中心的上空。



希望沒有這一天。

還有。扶南。今晚的展覽開幕禮你必需出場，這是何家鳳小姐回國的第一個展，你不會讓她失望？

我會去的，吳可春，你放心，這是最後一次在扶南畫廊演出的機會。

我不看好這次展覽，我想不出能有幾個人能買一種畫。

我不覺得，你認為那些畫都沒水準嗎？還是另有問題。

很像孩子在牆上或樹上塗鴉的圖畫。

你不是向立信說那是壁畫？

是呀！每一幅都是那麼簡單幾筆的形象，你不會沒看過吧！

看過了，在十多年前就看過了，但是沒有這種化境。

對不起，扶南，可春先生，原諒我打岔，家鳳小姐是不是童心未泯，還是很自然很原始的自我創作，所謂的潛意識行為。

你說什麼？司豐，你能想出新的名堂嗎？

不是，不是，可春先生，我相信藝術家的創作都很自我。

噢，扶南，你十年前就看了這種畫？

是的，十多年前我們在一起畫畫。

他們是舊日情侶！吳可春先生。

立信，我不在乎你說這句話的企圖，可是，你說對了，那又怎樣呢？我把在國外畫了十年繪畫的人的作品展出是錯誤嗎？

扶南，別跟立信計較這些，好讓在於人心，何家鳳小姐的畫值得深思。這不是扶南和她過去的交情。

我希望她能激勵創作的信心，以良心看待傳統，民族的傳統，然後建立新的創作信心，新的傳統概念，壯大傳統，不要愚昧着老是譏笑不合胃口的東西。

扶南，何家鳳已經給你建立了創作信心和傳統嗎？

是的，立信，對於你的問題，屬於我個人的答覆是肯定的。

你受她影響嗎？

我現在不瞭解自己，我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已經成家立室的人也說這種話。

對的，立信，你也可算有家室的人了，只是沒有責任這回事而已，況且成家立業並不表示成熟。

你有責任？你成熟了嗎？你的婚姻怎樣，你怎樣對待孩子？這是你已成熟的處世觀嗎？

我對將來也感到焦急。

不會是面對另一個女人的容貌吧？

我的太太是個印象女人，我的孩子教我不可放棄良心，我沒有放棄他們，我仍然負我的責任。

可是，他們已經和你分居，現在又多了一個女人。

是的，這或許是我失敗的生活，正如你形容過的，我是個追尋的兩棲動物，可是我對同性關係並沒有你的熱烈，可春他心知肚明，另一個女人，你指的是家鳳，很久以前，她是我的愛人，現在也是我的愛人，現在，我們是伴侶，創作心靈的伴侶，肉體已經是其次的事，性慾只是生活的調劑品，可以缺少，但不能沒有的調劑品，我仍然愛太太，她應該以我們的家庭為重，有了她，我才有家，有了家鳳，我才有了心靈，可惜你們不能給我心靈，你們只給我金錢和名譽的好處，同性戀的男人和女人的區別，你們瞭解女人存在的意義嗎？你把家鳳當成女人看待；一個只有通俗趣味的女人，她是你所指的女人嗎？一個男人和女人是免不了有些關係，這不純粹說我已破壞了美滿家庭，家鳳也不是我所要求的那種家庭份子，她屬於另一個男人的家庭，創作之神的太太。

你用很多藉口來逃避面對良

心譴責。

這是我，一個真正男人的兩種標準的坦白，我不把它們深藏，或者掩飾，或者偽裝虛張，幹點勾當，我想，我的太太，家鳳，這兩個女人在將來是不能接受這種坦白，因為女人只能生活在另一面，所渴求的胸膛，雖然知道另一面已存在，但她們欺騙自己，只要另一面不坦露出來就覺得很幸福，其實，隱藏的這一面可能已經有了惡毒的念頭，多可怕的事，只有坦白，誰都能心安理得，真正存在的是一場空，而不是亂七八糟的紛亂。

我能夠瞭解一點點扶南所說的坦白。

吳可春先生，你所明白的是不是包括屈服的成份。

嘩！司豐，我佩服你，你看呢？

我想，扶南所說的坦白不應該包涵屈服這種意念，你的意見怎樣，立信。

我不知道，問問扶南自己，我想他大概是對太太內疚。

這是一件自然的事，正如某些人所說的溝通，人與自然的聲息，而我的意思只要把它改為溝通自然與人間的聲息就行了，這就是坦白，輕描淡寫，生活不是接受就是創作，有的人選擇其中一種，我感到我的生活中需要這兩種，可惜我們的生活就是不能允許這兩種存在。

我胡塗了，我想司豐和立信也感到你所說的紛亂，這樣吧，我們吃午餐去，噢！何小姐來了，大家一起去吃午餐吧！

扶南聽到吳可春說家鳳來了，急忙外望，家鳳正推開玻璃門走進來，齊肩的頭髮，耳鬢上的兩支髮扣把頭髮梳向耳後，露出一對新潔厚耳垂的耳朵，沒有戴耳環。扶南發覺她的額頭似乎比別的女人略高，臥蚕似的眉毛沒有化飾，眼睛、鼻子、嘴唇和露出微笑的淡粧明媚臉頰，聚滿神

彩，使扶南感到她的化粧技術沒有進步，還是那份十年前的樣子，只是眼神已非那份青春了。家鳳穿件寬大的布質衣和花布裙子，一手藏在裙子袋裡，另一手拉着掛在肩上的皮袋子，輕快地走過來，看了扶南一眼，然後和大家逐一握手，吳可春介紹司豐和立信，扶南仍坐在椅子上。

何小姐，我們正要去吃午餐，妳也來好嗎？

謝謝你，我剛吃過了，我不打擾你們了。

不要緊，不要緊，好吧！司豐，立信，我們走吧！

再見。

扶南望着家鳳目送吳可春等人走出扶南古董，當家鳳轉回頭來看他時，他即忙把目光看向桌面，沉默不語，一會，扶南抬頭看家鳳，家鳳坐在他桌對面用關懷的眼神看他，他不再逃避她的眼神，家鳳親切的微笑，看不出吳可春形容的焦慮，扶南以手指輕撫嘴唇，向她縮縮鼻子，笑了起來。

你一夜去了那裡。

到司豐的工作室去，我們曾經熟悉的風景。

扶南畫廊發生了事嗎？

沒有，只是要把名字改一改而已，吳可春告訴你嗎？

我覺得這並不是大不了的事情，那個立信就是寫你的故事的立信嗎？

他把我當了主角嗎？一個敗德者？

昨晚我看了他剛發表的小說。

我除了被描寫成敗德者之外，還有什麼？

我們去吃午餐好嗎？那位莊玉小姐已經走了。

好吧！

扶南把店門鎖上，透過玻璃，他看一會室內陳列的物品，柔和的燈光把它們照得冷冷的，像他太太的眼神，他禁不住打了個冷顫，家鳳察覺到，望着他，扶

南聳聳肩，嘴裡說聲；沒什麼。然後和家鳳離開店門，當他回頭再看那室內一眼，家鳳在身旁說。

那些東西，我感到它們有些蒼涼和悲痛。

別想那些不着邊際的事，你想像今晚畫展開幕會有什麼反應呢？

像扶南古董店。

算了，你想吃什麼？

我剛才經過一家餐廳，擺出午餐菜單是咖厘雞和湯。

那我們就去吃好嗎？

扶南看家鳳吃得很開心。

你還記得以前我們怎樣吃午餐嗎？

雜飯，我懷疑我們怎能吃了那麼多年。

家鳳回答扶南。扶南溫和的眼光掠過她的臉，停落在她身邊的空椅子上，這就是改變嗎？他覺得心頭有些悶，喘了口氣。

你不舒服嗎？扶南。

沒什麼事，這咖厘並不辣，不大像咖厘，好像沒有辣椒。

哦！我倒沒覺得，嗯，很好吃，我記得媽媽煮得比這些還好吃。

這趟回去，你爸爸還好吧！

爸爸媽媽都好，只是改變了，一切都改變了。

這是免不了的，我也感覺到生命好像要結束了。

情況都改了，豬屋和雞場沒有了，魚塘也填上了土，一間間的屋子代替了樹木，小時候的涼風都不知去了那裡，爸爸也更有錢了，可惜只是個年老的暴發戶，哥哥和弟弟在社會帶來多少貢獻，只能滿足他們個人的虛榮，接受一些無知的人的奉承。

你兩位姐姐呢？她們譏笑我，畫畫有什麼用？沒有丈夫，沒有孩子，她們叫我找個溫暖的男人，才有安全感，做起事來才有個着落。

她們不知道你的事嗎？

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告訴她

們，事情已經過去了，她們還記得你。那個不比我高的男人是不是也在國外。她們這樣問我。我告訴她們，他死在戰場了。結果她們用非常憐憫的神情看我，媽媽也用安慰的語氣跟我說話，一下子我變成了可憐的人，我三十歲不結婚，是因為你已死去，我是個愛情不渝的女人，我姐夫這麼認為，天下男人多的是，能夠給我挑選的男人很多，何必為一個不存在男人思念呢？

他們都說得對。

不對，因為你還活着。

他已經無所作爲。

對的，他沒有作爲，那是他的生活環境作他懶散，消極。

他已經結了婚又有了孩子。

這和愛情沒有關係，我仍然愛他，只要他還像以前一樣愛我和振作，只要他還像以前一樣有責任感，對太太和孩子像對待他的愛物，他的作品一樣。

很可惜，他已經在創作的路上消失了。

我相信他能夠振作，我們分離了十年，算是十年好了，我一直在窄縫裡存養着我的希望，我在拐彎的街角牆上看到亂離畫面，我想，我們好像在這裡分手，他有一天會回來這裡，留下訊號，我把那道牆畫下來，我畫着自己的愛情和希望。

康本第怎樣呢？

他只是一個像在拐彎牆角等待情人又向女孩搭訕的男人。

我不應該告訴他你的事。

我還以為你真的死了。

康本第告訴妳我已死了？

他說你在一次黑市買賣中消失。

或許是的，誰都會在戰亂中夢想錢財，旦夕之間跟着錢財消失。

所以你就變成立信筆下的奸商和人渣。

立信這麼形容他筆下的主角嗎？

我不相信他的筆，任何一個作家都是經營者，都不是寫實的拓印人。

或者，他說的對，他從沒向我提起這篇小說；昨夜，今晨，我們都在一起，他沒有討論他的新小說主角。那本雜誌你帶來嗎？沒有。

我不相信，你們的爭論點都在吳可春身上。

你相信他所寫的。

我不相信吳可春能夠破壞你的婚姻，但我相信你和他有某種曖昧關係。

我還能夠說什麼呢？今天一切都好像一場雨，都落空了。

還沒有，你仍然滿身塵埃。

你要我怎樣呢？完滿的婚姻？滿身是勁地創作？

我不知道。

扶南看家鳳低垂的頭，她急忙從手提袋裡拿出手帕擦眼，然後抬頭對扶南說。

這咖厘很辣。

扶南禁不住嘆了氣，他心裡明白，下一段情即是一場電影劇情，他茫然望着家鳳說。

我們都將改變。

我很想見見你兩個孩子。

他們都跟母親住在外婆家，你也想見見孩子的母親？

你相信我嗎？

走吧！

扶南和家鳳走出餐室，兩人一言不發，並肩走向大廈的大門，洞開的大門顯得明亮，扶南望望燈光下的走道兩旁的櫥窗，發覺自己竟然陪着一位風姿綽約的女人，從一個櫥窗越過另一個櫥窗。不堪入目。他一直想端詳自己是個怎樣角色，自己竟然失去以往那副站在櫥窗前的自信。今天映照出來的這個人竟然那麼矮小、臃腫、蒼白、步伐呆滯，真像司豐所形容的，一副不長進的形象。

走出大廈，才知道剛才又下了場雨，街道上濕漉漉，走道的

的欄杆上還滴着水，天空還是陰雲湧現，偶而閃光在雲下掠過，在車聲中隱隱可聽到雷鳴。

又要下雨了。

我們經過那座小公園去搭車。我想單獨見見他們。

那麼讓我陪你過去，我三點鐘約了位要賣基利斯劍的人見面。

也好，有件事我真想問你。

你說吧！

你和吳可春鬧翻了，對不對。

可以這麼說，我們不能再合作，你怎會知道？是不是立信也在小說上寫出來。

立信寫的是你，不是吳可春，我從畫展的事看出來。

是的，家鳳，你會不會原諒我。

我不接受你，還有什麼意義呢？

畫廊不是我的，是吳可春的，我只是受委托而已，現在它已經由立信管理，家鳳，我沒法子建立一座可以展示你作品的宮殿。你為什麼會想得那麼不實際呢？

康本第認為我應該如此。

康本第？他也沒有為自己建立王國，他只能使自己快活，我和他之間擁有的只是對白，沒有深厚的經驗，你就是一文不值，我還是要找你，看看你，多少年來，我一直鼓着勇氣告訴自己，我們還能生活在一起，一起去看風景，一起散步，同看一部電影，同享一本書的樂趣。

你還做着當年的美夢，可是我們已經不年輕，十年來沒人和我分享樂趣。

我們似乎沒有多少年可以生活和快樂，三十歲一過，才知道來日不多，自己也沒有為前途着想的計劃，自己也沒有建立風格，沒有真正的作品可以留下來，剩下的日子應該是趕着留下自己的踪跡，不應該再為兒女私情傷神，我們有沒有結婚已經不重要，你是不是還愛我，鼓勵我苦幹

下去，畫出屬於自己的畫才重要。我說不出那種感覺，我需要一個可以倚重和憑藉的生命支撐我。

我已經結婚和有了孩子，可是我已經沒有家庭，自從兩年前家裡出現了你的名字，你那些叫人泣血的信，她就回娘家去。

我太魯莽，我不能控制自己崩潰的感情，扶南，你恨我？

沒有，我們本來不應該分開，是我太自信，你還記得那個月蝕的晚上嗎？我們是不是還經得起考驗？

可是面目已經全非了，我們已經無法把兩種家庭的觀念揉和在一起，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仍擁有我。

我們本來就互相擁有對方。

我很滿足，扶南。

你去後第一年不應該只有隻字回來，為什麼你只給我掛念和焦急，我以為我們完蛋了。

第一年，你不知道那邊的生活有多苦，上課、學習、做工，一直做工到支持不住倒下睡去，我不想你來看我，不想你來和我一起過這種生活，那種生活已經不是我們當初所理想的出國生活。

誰叫我們這麼窮？

有點錢有什麼用呢？我父親不是有點錢嗎？他能瞭解他女兒所需要的嗎？

他現在應該瞭解自己的女兒。

他仍然不懂，在他的生命中根本不懂得什麼叫文化，他只知道勤儉是美德，他不懂得什麼叫文化和藝術，他不懂得奮鬥，什麼叫心靈，要生活要享受的美好，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他認為兒女應該繼承他的美德，兒女應該繼承他的傳統，可是他沒有讓兒女自己奮鬥，他只是撐着傘，讓兒女在陰影下赶路而已，甚至連女兒也應該趕這麼一程。他只知道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他是表面的華人。

他們過得很快活，家鳳，只有我們過得很茫然。

但我們知道我們要掌握的是什麼？能夠知道躲在哪裡避雨，雨來了，扶南，我們到那個亭子避一避。

扶南和家鳳踏入亭子，雨點急驟而下，風把雨吹送進亭子，雖然有樹木擋住部份風雨，兩人還是避到另一旁，不讓雨打在身上，亭子這邊暗淡，亭子旁有茂盛的樹遮住光綫，他們坐在繞着亭子建的長椅上，風吹來，竟然帶着一股寒冷，扶南不由自主把家鳳擁抱在胸前，兩人沉默聽亭外的雨聲，樹葉叢裏滴水的濺響，家鳳輕輕撫摸他的手背，扶南低頭看她的手，猛然才驚覺自己的一隻手環抱在家鳳的胸脯，另一隻手在她的腹部，扶南即忙移動雙手，家鳳壓住他的手，抬頭望他，羞澀地笑笑搖搖頭，她的臉頰暈紅，扶南嘆氣，他多用點力把家鳳抱得緊些，使胸懷感到更結實。

我們不應該等到現在做這些傻事。

我在那邊，第一年開始，每天，我都希望，忽然在街上看到你向我走來，我多希望有這份驚喜，我們又相見了，像電影那麼樣安排，那麼驚喜。

可惜我那時在戰地，逃避槍彈。

立信都寫出來，康本第告訴我，有一天凌晨，一隊突擊員向軍部防線開火，觸發槍戰，一卡車趕早上工的工人剛好經過被殺，你拼命拍下他們的死亡，滴着血的傷口，恐懼死亡的眼神。聽起來像電影，過後，我去爬山，在山風猛烈刮吹的山上，我才確實地想你，而又那麼多死亡的你，我激動，我多渴望你就在我身邊，我在山上狂喊你的名字，山風把松濤壓來，我喊你的名字，我要你來，我相信那古老的迷信，喊你的名字，你會聽到，你會來我身旁，我喊你的名字，山風猛烈吹送，松濤淹沒了它，松濤

淹沒，我已經沒有氣力再喊，喊你的名字，我在山上哭你。

扶南沒有措去家鳳眼角的淚水，他心中有一股說不出的難受，他望亭外的侵襲風雨，它把亭子圍濕了，他望着亭子一樣的樹，水滴一滴一滴由樹葉間一滴滴掉落，每一片葉子都在滴水，每一滴水都擊打着冷戰，每一滴水都流着綠色歸土，有意無意把滴響的悲哀化解，接着又重奏同樣的滴響。

我第一次看到雪，那一年冬天，我一夜的疲倦還沒消除，趕着要去應徵一份新工作，在門外，白茫茫，我知道了，那是我們曾夢想的雪。

我記得有一次，十二月雨季，我跌下漁村的木橋，一身泥濘，你還笑彎了腰，指着我直叫聖誕老人，怎麼把冬天的白雪留給自己，我把臭泥濘畫在你臉上，你哭了。

康本第說你有一次誤入敵方，在沼澤的泥濘裡，挨了一天一夜，你總算逃過死亡。

他們不是敵人，他們都是痛苦的人群，戰鬥，誰都是痛苦的，戰勝或是戰敗，都被粉飾成太平盛世，骨子裡變了質，像河的兩岸，為了追擊敗人，大量的落葉劑使泥濘也變得像雪糕。

我聽康本第說你在病床上叫我，那年冬天，我一直在雪地拋雪球、踢雪，我多渴望突然間有一粒雪球拋在我身上，我就看到了你，是用力拋來的，或者它是一粒石頭也不要緊。

康本第沒陪你嗎？

那是以後的事，第一年的雪季，我一直忘不了我們一起去看《愛情故事》這部電影，你說如果有電影中那麼美的雪景，你會陪我渡過一生，而我看到那雪，却冷冷清清獨自渡過每一季雪景，後來，康本第來了，我一直在心裡叫你。

我生活得很寒冷，過去，現

在都是這樣，我一直翻混的不是白雪。而是加在我身上的是泥濘、血、汗、傷痕和靈魂，我們不能好好過日子，我們沒有美景，你不覺得冷嗎？

我一回來，我就知道非失敗不可，多少思念、柔情、蜜意都化為水，流入大地，無影無踪，你仍然還堅持着自信，卑陋的自信，你會接受我，基於某種誠意，而不是深切。

你要我怎樣表達呢？

我不要優劣或真偽，我猜想，你所理解的愛是婚姻和肉體。

你把康本第移情到我身上，我怎麼說呢？是的，我還是記着婚姻和肉體這樣感觀，我和你在一起只意識到你在這邊，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

扶南說着，輕輕移動雙手，他感到一股熱力從家鳳的身體傳來，他雙手的移動，貼伏在他手上的家鳳雙手也移動，他感到熱力傳遍身體，他的手變成愛撫，家鳳柔情抬起頭，扶南深吻她。

扶南驚惕身邊有聲響，即忙抬頭，兩個少女窃笑着經過亭子，家鳳也即忙坐立身體，扶南也站起來，亭子外的雨停了，他又看到每一片葉尖都有一滴水珠。

走過公園那邊的車站時，家鳳忽然神色凝重的對扶南說。

立信在小說中說你是同性戀者，而且還是個奸商，在戰亂的城市裡從事黑市買賣，其中以顆粒計算賣出打火石，可以這些東西你在海外却以斤兩計算買回的，這是不是真的。

結果我逃出戰敗的土地時候，一分錢也沒有，家鳳，連現在的扶南古董店也不屬於我的。

我知道，那是你太太的，吳可春告訴了你。

哦，你現在還認為我有用？

我不管這些，包括你和吳可春過去的關係，我希望你重新振作，我緬念的愛人。

你還想去見她和孩子嗎？

我一直想見她，我不要她的丈夫，我只愛你。

不敢想像的後果。

你放心回去，黃昏我們見面。

扶南再走過小公園，經過亭子，想到剛才和家鳳的事，停住腳，望着亭子，腦子裡空蕩蕩，呆望了一會兒，走了兩步，才想起將會有什麼事會發生，那麼陌生，又很接近，他把雙手插入褲袋裡，站在亭子前一會，想一下，似乎會有什麼記憶可回味，却又勾不起情緒，一切都空白，除了心頭有點悻然，什麼事件都不關緊要，只有家鳳還存在，他當心家鳳會了自己的太太會有什麼事在她身上發生，現在，什麼都完結了似的，所有的佈景都在家鳳的意識中折除，畫廊、古董店，自己許多年搭起來的佈景，都被家鳳清除，眼前剩下了空間，家鳳就站在那兒，微笑，自己走過去，所有的觀眾都看得清楚，所有在他背後指指點點的動作，他都一目了然，沒有佈景，沒有屏風，擋住他的視線，他也不能再逃避所有目光。

扶南孤單單走在人行道上，匆匆避開每一個製造熱鬧的行人。我已一無所有。他心裡吶喊着，我還有什麼？我還能幹什麼？一覽無遺，我是一個不長進的人，立信一定說了我什麼？吳可春也說了某些事，家鳳已經看透我，所以她只強調着愛，多麼可愛的名詞，自己也迷信這名詞，可是，家鳳她怎麼了，走來了，又走過去了嗎？她沒有離開，自己也沒有離開她，從相識到現在，多麼簡單的事，萬一有一天，家鳳也在狼藉的佈景堆中消失，自己會不會退步為觀眾，然後離席，剩下空白茫茫，自己也看不到觀眾，扶南，家鳳坐在一起，想看扶南和家鳳演出，一場扶南和家鳳現在迷糊在席上的熱情，原來他們還在那裏演一齣自己都不瞭解的戲，演的茫無頭緒，看的

也不知所云，只有家鳳還會記得什麼？她一定像樹叢裡的流水一樣，漫山遍野的時候匯集成溝，否則，就在地底下滲着，自己只是涉水或踏枯葉的人，多麼可笑的事，家鳳的心中一定有一股失望的情意，到底在他們之間有了十年風雨，水驟的流溝也已十年。家鳳想幹什麼呢？愛情是這樣的嗎？愛撫、接吻、做愛，這就是十年的愛慕，多麼匆忙的事，一場驟雨，會是天高氣爽，也可能陰霾低垂，扶南真的應了立信所說的話？兩棲動物一無所得。

扶南胡思亂想，當他經過人行道的畫報亭子時，想起立信的小說，立即轉回頭向亭子裡的小姐要一本綜合期刊，小姐問他要第幾期的，扶南怔怔望着她，無從回答，他平時沒看這雜誌，扶南只好表明最新出版的一本，並且聲明有一篇立信的小說，小姐笑了，她把書交給他，並笑着說，這篇小說的主角真像蒼蠅，扶南吃了一驚，他即刻掛動嘴角笑了笑，把伸出去接書的手擺動，嘴裡發出嗡嗡的聲音，小姐哈哈大笑，扶南一手把書搶過來，急衝衝回古董店。

踏入扶南古董的大門，差點和人撞個正着。

是你，好，很好，立信，你把我寫成什麼東西，蒼蠅是嗎？你認為我是蒼蠅。

扶南揮動手中的書，直向立信咆哮，立信倒退幾步，臉色陰沉。

我是以蒼蠅為題目。

對，蒼蠅，我是蒼蠅，你是什麼？垃圾？渣滓？

你想幹什麼？

我想宰你，你這雄雌不分的蠅哈蟆。

你……

大家冷靜點，扶南，立信，不要吵，多難看。

司豐站在兩人中間，扶南才驚覺自己的衝動，轉頭看到莊玉

小姐驚恐的眼睛，才深深喘口氣，鎮定自己。

莊玉小姐。

莊玉小姐整個人從椅子裡跳起來，面對着扶南張口結舌。

沒什麼？莊玉小姐，你別怕，那個拿基利斯劍的人來過沒？

莊玉小姐對他搖頭。

扶南回轉身想向立信說話，立信狠狠瞪他一眼，拉開扶南古董大門氣憤而去。

有事坐下來大家談，別這麼激動。

扶南眼眉輕挑，對司豐所說的，一副不以為然的神情，拍拍司豐肩膀，邀請司豐進辦公室，扶南走進辦公室，看到辦公室也放了本綜合期刊。

你看了那篇小說？

剛看完，我覺得立信並沒有醜化你，也好像不是寫你，他寫另一個人。

所有的作家都用這樣的口吻來掩飾作品，其實作家的寫作才能都有限，說什麼寫實啦，自然啦，理性啦，人道啦，我看起來都是一筆糊塗賬，作家跟本不能真正寫這些東西，他們只能東湊西湊把一些概念組織起來，表達出來而已，所有的作家都以美名扮飾自己，標榜自己，冠以現代或傳統，先讓自己對各種好聽愛用的名詞飄飄然，然後想出一大堆可能足以結賬似的理由來演講，遇到了不利自己的問題時，又拿出面具或積木來表演，你相信嗎？如果沒有遇到抗議，而且有些化了飾的木偶批評家奉承幾句，說這是我們社會的真實作品，從生活中體驗，作家也就掛牌自認了，再也不能邁步走另一條路，路是人走出來的話是一句諷刺。

這樣才能建立他們的風格和地位。

這是不求上進的事，像立信一樣，他早期的作品都有新的意境，雖然差強人意，但那才是他

的作品，這一點你比我更明白，好壞在其次，拙劣的創作比精心的仿製更有意義。

謝謝你，扶南，你提醒我多年來都在苦惱的心事。我不明白那麼多人只稱讚我的仿製品。

算了，你想喝咖啡嗎？

也好，讓我來。

司豐站在小桌前把水壺裝了水，莊玉小姐走進來對司豐說，讓我來吧！司豐只好坐回位子，莊玉又對扶南說。

扶南先生，剛才你太太來電話找你。

噢，她說了什麼？

沒交待什麼事，只問我有顧客來了嗎？

扶南沉默，呆坐一會，嘆氣，伸手翻閱綜合雜誌，他閱讀立信的小說，一個拋棄太太和兒子的男人，從事不道德的生意，買賣真假古董，底子裡賺戰爭財發達，並且為了財務上的方便，不惜玩弄同性戀把戲。看完小說，扶南沉思許久。

司豐，你熟悉這篇小說的背景嗎？

不清楚，故事和你所談的有些相似，可是大多都不合邏輯，並且有很多幻想。

你讀起來，在氣氛，意象，語意和象徵，是不是很現實，來自一個人的某層面的經驗。

在直覺上屬於你的，但是在分析和辯證就不屬於你。

可是，家鳳也說那是我。

家鳳小姐也讀了？她說是你？因為在主角的性格上還是她最銘心的人。

不可能，難道分別了這麼久，她還尋找到你，你沒有改變？

熟悉的跡象很多，況且是一個觀察力強的人，一個對愛細膩的女人。

你現在有什麼打算。

我很想聽聽你的意見。

這種事是我意料不到的事情，這是不是愛情，你有什麼感覺。

我只感到她和我一樣，我和她一樣，十年來我們沒有瓜葛，可是，我們好像還知道要為對方做些事才感到滿足，我們在最苦惱的時候都想着對方，只有快樂的時光反而忘了，並且還要對方也擺昇到自己的學識，多麼浪漫的事，多麼無知，這大概就是美麗的錯誤的愛情。

現在怎麼辦？

她允許自己所做所為，面對問題，她去見我太太。

有這回事，你不怕有事情發生。

不會的，家鳳不會鬧事，她也沒有要佔有的理由。

那麼她有什麼目的。

沒有，可能只是瞭解某些事，她對生活像作家一樣。老是以為自己透視生活，命名為透視創作，她真正需要的生活是創作，我相信沒有人比我更瞭解她，可是，現在，我不明白她回來的目的。

她的意見呢？

振作。

很好嘛！你們不是成了伴侶嗎？回到你們以前的時光。

已經不是那種年齡了；家鳳還要我拿回雕刀和木頭嗎？而且這已不是環境允許的生存條件，生活還要金錢換取物質才能生存。

這是件很痛苦的事，我猜想家鳳小姐沒有要你放棄古董的企圖，她可能只要你在能夠創作的時間裡創作而已，不再消沉。

我是很消沉，自從她回來之後，我一直企圖振作，可惜有心無力，就像失去時勢的民族一樣，想要振作，自己爬不起來，思前後，又發現自己的手腳被綁，還被槓着了，多可憐的失敗者。

人家說失敗是可以成功的。

有的失敗是可以站起來，可是有些失敗就要犧牲了，我在那次逃亡，就看到這類實事的命運，失敗就犧牲了。

現在我們沒有這種背景。

所有背景都有相似之處，如果是一個智慧的知識人，他們就不會有愚蠢的背景，如果換了有野蠻劣性的人，他們就是處在文明的環境裡，也會破壞一切，我記得那一次戰爭改換政權之後，勝利者把着槍佔領了所有街道，這群只知上司所頒的命令和殺害上司所認為的壞人，他們只有槍是伴侶，槍是他們能夠創造奇跡的傑作，黃昏悠然而亮的街燈遭殃，他們說那是不可思議的邪惡，嵌在牆上的水喉也掃射，浴盆、馬桶、電視都破壞，這些都是他們在過去不曾想像的邪惡東西夷匪所思的故事。

這些都是事實。

結果回到原始才行。

不是，文明的邪惡魔力引導他們進入文明，他們發現酒類的益處，手錶的準確性，皮鞋的功用，寢室的溫暖，香皂的神奇，也瞭解金錢的魅力，他們尋找機會，伸手要一點禮物，當我上船的時候，我身上唯一的金屬，手錶，也讓監視我船隻的人拿走。

不可想像，一個人從情緒緊張的時代突然進入文明的空虛，他們需要寄托和發洩，我想這也是常情，只是當事人沒有好好安排善後工作。

空虛？可以說不知如何消遣，我時常看到監視船隻的人，突然向天空開槍，或者向流水掃射，一排子彈過後，他們脫帽歡呼

你沒有在大撤退前離開嗎？

我意料不到事情會這麼緊急，那時我從事藥品入口，正好這是他們所需要的，撤退的真空，把物價暴漲，鈔票已經不能再要，可是，他們要用當地鈔票付賬，我沒法子，只好要求物物交換，那個笑容滿面的官員拒絕我的要求，我把手上的戒指給了他，還加上一些美金，他一口答應，討論貨物的計算過程又遇到難題，我等了幾天，他們用筆算，後來又珠算，當我和他們結算時，

我的計算機也給了他。

你換到什麼東西？

土產和魚蝦。

很不錯的收穫。

你知道這些東西的下場如何？它們回到海裡。

呀！沒有冷凍嗎？

戰爭的殘局，已經沒有什麼物質和能力，他們堅持我交換得這些東西，爲了要快點脫離那種環境，爲了禮貌和他們所謂的交易，船還沒出港，我就受到腐臭的虐待，那是一場惡夢。

過去了，振作起來，像家鳳期望的。

不！你沒體驗到漿的悲劇和面對痛苦，那時候，我們遇到陰曆月尾，潮水漲不滿整個港灣，所有的船隻都擱在爛泥中，我們天天聽和平槍聲，提心吊胆，天天盼望潮水一夜之間漲起來，在一個凌晨時分，潮水是漲了，在我船靠近那艘還在受檢查的船，開始飄動，可是，那還不是可以行船的時刻，看來他們打算逃亡，船飄浮一會，緊密的槍聲不斷，逃亡船回擊，划小舟的監視人員展開攻擊，沒有死亡的恐懼，在急速閃爍的黑暗裡，我不知道過去在戰爭地區的勇氣去了那裡，我開始害怕顫抖，我立即就要死亡。天總算亮了，我們看到破爛的船，還有些煙霧罩着它，我看到大小屍體，死亡掠過我的軀體，多麼恐懼的事，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如果被這種局面禁住，奮鬥和掙扎都永遠不安又恐懼，並且任由宰割，奮鬥和掙扎是不能停止，不能浪費時機，否則我們的命運注定僵了。

我真不相信生命有這麼多苦難。

你只要放眼看看我們的自然環境，也能夠看到很多奮鬥，掙扎，跟我們的生活入物環境沒有分別，結果，終點都表示一切都是徒勞，並且還要面對宰割，生命就是如此，只要你看看叢林中

的生命，你就可以看到生殺，這點和我們的處境沒有兩樣，只不過牠們還是公平競爭而已。

我感到自己對生命的認識很膚淺，只熱愛生命和創作，不理解，也沒後顧生命和創作的命運，我只表達，不能立足。

每一個作家和藝術家都這樣，所有命運能立足。定論，必須等到結束。

那你爲什麼不繼續創作呢？

這也就是家鳳的意圖，多麼嚙噬的主題，你也別談什麼？你認爲家鳳怎樣？

我說不出那種感覺，她不大像藝術家，或許說她充滿生命力。

也許是吧！你今晚來嗎？

當然來，家鳳小姐來了。

時間差不多了，你們談完了嗎？

說着，家鳳進入辦公室，扶南一直注視她，想在她的臉上觀察出一些事端，可是，她仍然有一副欣喜的面孔，忽然間，扶南感到害怕，不幸的事情好像發生了。

你沒事吧！家鳳。

什麼事情，嚴重嗎？放心，你不舒服嗎？

沒有！

扶南垂搖他的頭，他看到桌面玻璃上映現的迷濛面孔，他感到家鳳離他而去，她達到不可捉摸的城府，他害怕她主宰一切。

離畫展開幕還有一小時，我們去吃點東西，然後去畫廊。

噢！對了，吳可春剛才交待，畫展開幕之後到他家去參加燒烤會，這是他臨時決定的，家鳳小姐是今晚的嘉賓。

扶南聽了司豐的話，望望家鳳，家鳳也望着他。

這樣好嗎？我覺得很疲倦，司豐，你駕車和家鳳到畫廊去，我休息一會就來。

扶南看出司豐吃驚的神色，家鳳笑笑對他說。

扶南，我瞭解你的心情，我

不會怪你，我們今晚見。

家鳳和司豐走後，扶南像坐禪的僧人，靜寂在衆佛像之中，許久，他嘆了氣，走出辦公室，他看一會沉寂的石佛，回轉身，環顧四壁的古董，他走到佛徒驚虔圖前，室內一點聲音也沒有，整室的光線都凝定在這個已存在的空間上，位格視頭；一綫回響也沒有，突然間，電話響了，把整個寂靜的空間震動，深長刺激的聲音都在每一座古老的空隙迴響。許久，扶南走到大門邊，回頭望望電話，走回電話機前，按下電話錄音。

扶南，我是可春，請你到畫廊來，何家鳳小姐的畫展需要你在場。

扶南走出大廈，燈火大道，燈火把所有能夠反映的水份都反映成光彩，所有光彩都沾附在每一個人的身上，每一個人的身都浸在可以擺佈的景色裡，所有的景色都貼上一層寒意的水份光彩，它們都有一隻冷眼，閃耀着，天空的閃電，變成孤單的心靈。扶南在車站上了巴士。

扶南在車裡看自己滑過每一段光彩。

深夜，扶南在車裡看家鳳注視每一段光彩。這是過去的事。她像一隻守在鼠洞的貓，最後她眼流着淚。想像出夜里的燈光映現她淚水的光芒。那淚水以熟悉的速度流過當年曾經過的軌道。扶南閉上眼。他撞在牆上，成了等待時光的洞鼠。

扶南畫廊裡集了很多，吳可春走過來告訴他今晚要出席的燒烤會。他點點頭，第一眼就撞上牆上那烤褐了的顏色，炭色在它的上面刮出木頭、刀、斧和一個男人。家鳳來到他身邊。

你沒有忘記過去的事。

時時刻刻都在想念。

你能成為畫家，我覺得很驚奇，你怎麼不是富家小姐。

因為你是我的伴侶。

扶南沉默。第二張畫是混濁的泥水，浮現幾隻魚骨。

褚黃裡泛着舞動的街戲。

乾燥的土地上有隻鳥影子。

泥牆上刻着一對男女，望天上的風箏。

一隻狗從裂縫的牆邊走過。

一個男人從樹皮上刻畫出來每一幅畫都是大地的顏色。

司豐走過來向扶南說。

扶南睜開迷糊的視綫，看了看司豐。

可惜不是血肉的歷史。

你不能要家鳳小姐也有你的經歷。

所有的痛苦都要經驗嗎？

我們別談這些，你看，報紙的藝術記者也來了，她叫顏春秋。呀！誰請她來的。

不清楚，你認得她。

顏春秋來到扶南面前，輕聲對扶南說。

姐夫，你安排我向家鳳小姐的訪談好嗎？

她值得訪談嗎？

心路的歷程。

她不會拒絕你的訪談，你過去告訴她，假如你對她沒有成見的話。

謝謝你，姐夫。

顏春秋向家鳳那邊去，珍小姐走過來，站在迷惑神色的司豐身邊對扶南說。

這都是我家鄉的夢，我應該在服務上加入這些夢想。

扶南點點頭，他瞥見慧貞小姐和一個男人親熱地走過來，他愣住，因為立信在慧貞的身後向他招手，無睹他愛人身旁的男人。慧貞介紹那個男人，他叫陳延年，名片上名就的職業是會計師，有個小肚腩的男人。

歡迎你們來。

想不到這些絕食又褪色的記憶還能畫成畫。

絕食又褪色的記憶，延年先生，你形容的太妙了。

扶南裂着嘴說話裂着嘴笑，

陳延年得意地笑，慧貞哈哈，大家都笑了，畫廊裡熱鬧，又來了不少人，吳可春走過來要扶南過去講台上說幾句話，宣佈畫展開幕，扶南只好站在麥克風前。

真高興畫展又有新風格，這些大地充滿絕食又褪色的記憶，顏色，可惜不能腦滿腸肥，謝謝大家光臨。

扶南感到自己的聲音苦澀，在掌聲中他匆忙走在人群裡，都和吳可春有關係的人，這些人都有股香味，尤其在握手的時候更加濃烈，扶南有嘔吐的感覺。

扶南，你臉色蒼白，生病了？

你放心，沒事的，家鳳，今晚我真高興。

謝謝你，扶南，有一天我也能為你的畫展高興。

你答應顏春秋的訪談吧！

早就答應了，下午在她家裏，兩個孩子真聰明。

當扶南回畫廊時，隔着玻璃門，看到顏春秋正和他的兩個孩子在畫前指指點點，而家鳳正和太太交談甚歡，扶南立即離開門前，真不可思議。司豐剛好推門出來。

扶南，你怎樣了？

我先離開這裡，再見。

前往吳可春的家，需要繞過有斜坡的植樹林的路。風很冷，月光也很寒，扶南向吳可春家走去，經過樹林，驚起夜鳥，他想把家鳳從吳可春的集團中把她帶走。

如果是勤敏的走出了叢林就變成了人，否則回到山林變成猿猴。

扶南想把家鳳從吳可春集團中帶走，他不能讓家鳳應了自己的格言。雨又要降臨，那些人一定躲藏在吳可春的森林裡勾心斗角。

扶南走進一片樹林，這是到吳可春家的捷徑，月光沒了。雨，沙沙沙沙飄過林梢，驚不起夜鳥。

吳
垠詩二首

防波堤

無量世以來的
食、嘔、痴
正在咆哮、正在潮漲
藉身體的海洋和沙灘
藉旋自日月的情緒
拉起、降下
前進、倒退
最終、最終
有誰的筋骨、肌肉
是保證不潰的防波堤

層

這一生
你還以為
自己最高

因此，你佔有最鮮美的
空氣，你還怕失去空氣
一點小臭，就對整個世界
不滿

你從未想到
高過自己
頭頂之上吧
還有一層
進入這層，你就是空氣
在最髒最臭的地方，你還是
鮮美



吳垠

*陳瑞獻作吳垠像



不妨妄想一想

很早很早的十八歲開始
 我們就認識了
 過程很迷惑
 每一次他發脾氣
 我渴望天生麗質，冰雪聰明
 戴一套精巧的鑽石首飾
 睡在空中開卷漫讀《莊子》
 賭氣看也不看世界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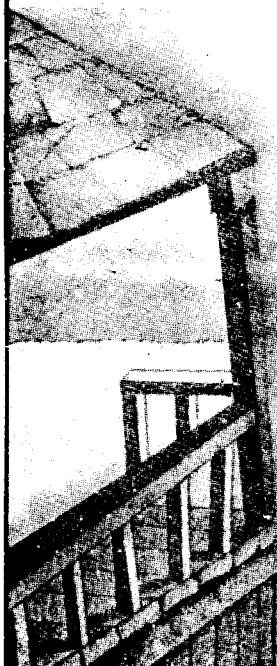
如果我死了，他會傷心
 他有漂亮的臉，會得憎恨人家撒謊
 帶着一些些賈寶玉的性格
 他唱着玩世不恭的調子賣弄風情
 而我每天努力忘掉曾經痛哭過
 搽上胭脂
 用粉紅色的唇膏描嘴唇
 噴樹草香的香水
 一整天我急著趕路
 隱隱約約聞到玫瑰的香味

入夜之前，偶而我講究儀態
 他從不再乎
 非常的驕傲，要一路驕傲下去
 一手咬着蘋果一手駕車

很久很久了
 我拒絕說愛
 我靜默站在遠遠的天邊
 我疑心生命的危險就要來了
 最後我們死得不明不白
 到頭來他娶一個沒腦筋的女人為妻
 我挑一個乏味的中產階級男人為夫

* 林家顏

陳強華藍色詩集



露天搖滾音樂會

蟄伏的沉鬱在作冬眠，
Blue，誰人的嘶喊傳來
窗外的枯樹林，化雪了
我的心情跳躍，
急欲趕赴一場露天音樂會。

期待久了，這種情懷
在風氣保守的島嶼上
在鼓聲還沒敲響之前
徹夜不眠，耗散在室內的樂音

還有許多壓制的不滿……
紅燈亮著，電吉他彈響
竟是真實的夢幻啊。

有些起勁地，有些不起勁地舞
我們的偶像在呼喊：

「Yeah Yeah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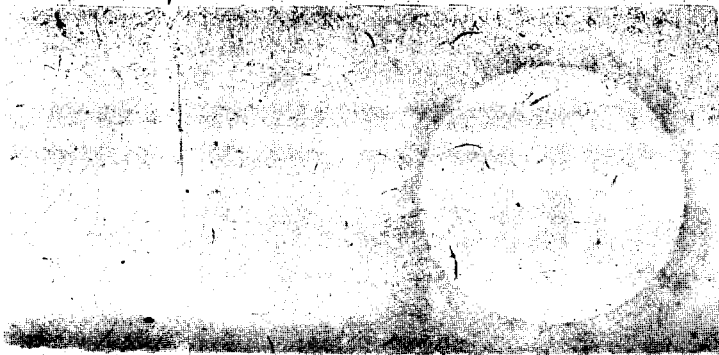
頻密的彩燈掃射過來
扭曲蒼綠的面龐和汗珠
那些我曾經憂慮的，
在腦後幌啊幌，隨著強烈節奏

忍不住喜悅而顫抖，失望又頹喪
那是我們一直期待的，Blue
在閣樓，在一九八四年夏天
感覺親臨異國的露天搖滾音樂會
唱片轉了一回，又一回
經濟不景，我畢業回國
街市流行黨爭、種族兩極化問題
還有那首 *We are the World*……
是的，唱片轉了一回，
又一回

環視周遭過多的冷漠
相對於日漸萎縮的關懷
暗暗地嘆息，Blue
還不如出去呼喊
隨著歌聲擺動
沒有人說浪費，而漸漸擁集
戰爭永遠在遠方，
時間永遠在這裏。

廿世紀即將結束，
我沒有埋怨太遲。
進入露天搖滾音樂會
Blue啊，我的知己
那才是坦率的所在

期待久了，這種情懷
已經撻伐著我們後天的嫌惡。



和 Blue 一起造夢

造夢的鷹架仍舊堅固。
石在，火種在。夢在，理想在。

劇場設在最明亮的角落
光影記錄著
嘆息、歡愉與傷痛
Blue啊，私自制定的價值觀
在我們的法典中特別強調

生活劇場，Blue
我們排演最初的相聚，
緊抓離別的眼淚，
結束，落幕

Blue啊，落地長鏡
全然地展現，逝去的日子
討論田納西·威廉的劇本

三個男人走來，
第二幕第二景，女人誦詩：
「心情是一團絨線被貓嬉戲……」
頹喪，繁複的失戀情結。
忠貞脆弱的女子患病
一個男子步向軍旅
普通男子在辦公室抄寫
痴情男子喜歡編輯工作
三個男人又走上台來，
佔據舞台的各個方位，Blue啊
類似故事並沒有結束

這麼說，四個朋友
進行晦澀的故事架構
至今仍留一抹清香記憶，
最後的情節尚未構思啊！

造夢有別於做夢，一直地強調
細心策劃、精緻操作
構造夢的輪廓和支柱
徘徊在劇場的殿前
欣悅地觀看音樂會的海報

我們曾嘗試擁有一個搖滾樂隊
吶喊著、抒情著、感傷過
也奮發過
在平淡的劇裏
搖滾著激情的過場
歌頌著一種無名的困惑

Blue，黑暗是無盡頭的
演完這場，就要亮燈
劇本不斷地刪改、騰寫
即興地演出
生澀的表情，疏於練習
像你遺忘寫信和我爭辯

Blue，每個夜晚閉眼時
感覺平躺在寂寥的舞台
我繼續沉思，我想
我又有新的想法了
讓我果敢地赤裸裸露，或模擬

其實刻意地刻飾，
常抓不住輕洒的神韻
Blue，我們要勇敢
新的想法，
必須果敢地赤裸裸露
（他媽的，尿急。）

稿於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六日



《唐璜》製作小組——右起陳瑞獻、林飛仙、黃意會、潘耀田

* 吳啓基

宴之舞

訪舞劇《唐璜》的策劃人員

藝術之夜」上跳那類只有三、五分鐘長的舞蹈，不如改編一個較有深度的故事，起先我考慮以瑞獻的「詩人的冥想」一作來加以改編，最後決定用「唐璜」，對於這個故事，我經過結合實際情況與廣泛閱讀來加強理解，中間並與原作者有過多次會商，最後決定分成六個場景來處理，即：(一)西方唐璜；(二)重生；(三)相親；(四)母親確定；(五)巫師做法；(六)尾聲。」這也是她首次改編本地創作為舞劇。值得在此一提，寫、編、舞、前後台工作人員，都為本地人。

舞劇的音樂部分，總共耗資七千多元，作曲家潘耀田於受訪時說：「這次配樂，我一反常規，樂段中，不少屬於即興之作。中間也用了許多制造音響的特殊技法。」

問他為何在處理唐璜蛻變過程時，音樂校長一點時，他說：「我是在考慮到舞劇內容，一東一西，中間需要「過渡」與「緩沖」來配合情緒變化後，才處理成這個樣子，基本上說，劇中西方部分的音樂，較活潑；東方則木訥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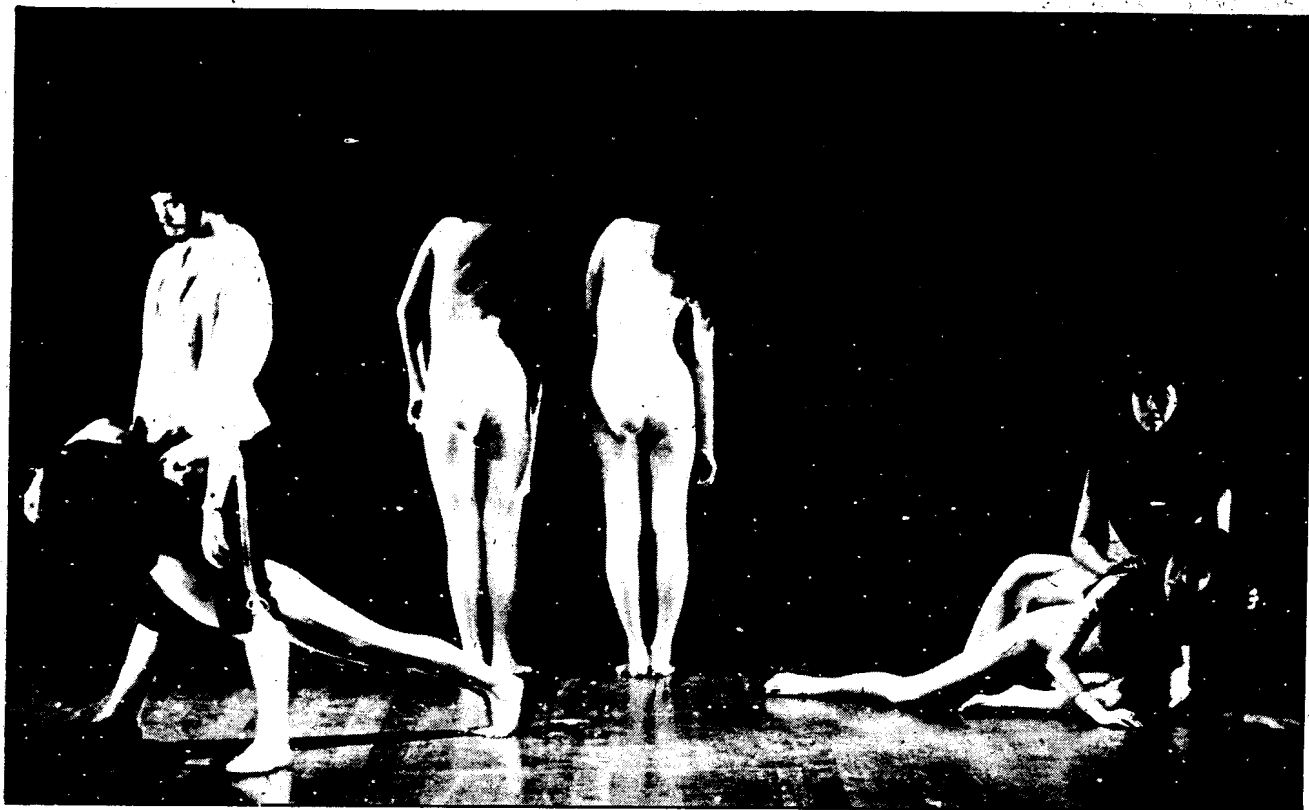
他還說：「為何在處理時，大胆放入不諧和音呢？還在唐璜這角色充滿內心掙扎與精神變化所造成。」

負責舞台、燈光設計的畫家黃金惠把一艘長十三尺的小船與魚網搬上舞台，一反過去慣見的塔景法，用意是「使觀眾把注意力集中在船身上。」船是布景，也是場景；魚網是布景，也是一類象徵物，即成為唐璜由西到東蛻變的「虫」。

他在分析巫師做法那段人物造型的處理時，言及：「巫師身上，將塗上斑斕的色彩，為加強其靈感味道，所以只畫半身。」

服裝設計者黃倩也從沈從文的大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中物色角色所需的服飾與裝扮。

人協活動策劃署助理理事長郭建超在受訪時說：「這是人協今年來的第四項活動，這項演出，有兩重意義，一是顯示人協舞蹈團在傳統與現代形式的擇取上，已有所均衡；另一點，也可通過《唐璜》的演出，使舞員接觸到另一種舞蹈形式。」他也認為，此劇主題強烈，容易引起觀眾共鳴。



東、西方男女兩性間的歡愛與關係，想必大家心中有數，問題是，程度與多少的差別。我國具有多方面才華的藝術家陳瑞獻與編舞家林飛仙合作，文學與舞蹈，在眾目注意之下，締結了一次美好良緣。舞劇《唐璜》，是一項人生問題的探討，也同時是藝術多元化結合、提升的成功嘗試，在此，我形容它為「饗宴」。

《唐璜》的故事簡單，主要寫一漁人唐璜，在母親安排下，前往相親，「兩陣對圓」，鬼使神差，所見二女，紅衣者為「正牌」，豈料唐璜「誤中副車」，把白衣的鄰家少女視作意中人，經此巨變，純情而脆弱的唐璜因此氣結發瘋。

原作者陳瑞獻於受訪問時說：「小說先以英文寫出，後經我譯成中文，刊登於《香港文學》上，我有意通過這個故事，探討東、西方對於兩性關係態度的不同，西方的唐璜，放逸於男歡女愛之中，結果一身情債，滿心痛苦；反觀東方唐璜，由母撮合，一簣之差，竟鑄大錯，東西方對男女兩性，看法各走級端的例子不少。作品想藉兩個反面實例，提出能否『中道』處理的可能性。」

陳先生也在談到原作手法時表示：「小說中的唐璜，並未出現，其中只有一句『我，唐璜，十八歲，前世如何不知道。』可以作為點題。唐璜是個大家耳熟能詳的西方傳奇人物，後來演化成小說、戲劇、詩歌、歌劇的原型，此外，唐璜這名字，也有東方味道。我在寫時，由西方唐璜來帶出東方唐璜，希望因此而豐富、提升故事內容，從而進入更高的哲學層次。」

提到作品被改編的觀感時，他說：「舞蹈為小說的延長，其過程與經驗，於我個人來說，都是全新而珍貴的。」

編舞者林飛仙於受訪時，頻嘆自己身心的疲累情況，事緣她為了編導好這部舞劇，放入了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心力，時間短，演出條件的限制等，均使她吃盡苦頭。她說：「關於這部舞劇，我想用『十月懷胎』四字來形容。回想我在接到這項任務時，就有一個打算，與其在「表演



空間中，舞出疑惑，令人在美的感動下，走出維多利亞劇院，去思索、再思索。

十個月前，飛仙在為即將來臨的亞細安表演藝術節，應該呈獻怎樣的節目搜索枯腸時，她腦袋繁迴的，不是形式上的單向表露，而是如何去更上一層樓，豐富舞蹈的內涵訊息。

她讀了詩人畫家陳瑞獻的「詩人的冥想」，改編一個較有深度故事的念頭，不期然在心中獨舞起來，但後讀了瑞獻的短篇小說「唐璜」，感覺到故事性較強，整體性的文化沖擊力更大，在與原作者多次的分析討論後，最後決定分成六個場景來處理：(一)西方唐璜；(二)重生；(三)相親；(四)錯誤的選擇；(五)巫師做法；(六)尾聲。

《唐璜》原小說是以英文寫成，後經原作者譯成中文，在《香港文學》發表，東方唐璜的故事，是一個現實例子。主角即是瑞獻的侄兒。

《唐璜》的音樂，不是規矩的旋律篇章。任何一個音符，其所發出之聲，是純然的直指深沉的心靈。潘耀田自己表示，「這次配樂，一反常規，樂段中，不少屬即興之作，中間也用了許多製造音響的特殊技巧，如用筷子、玻璃彈子和銀角等。」

潘耀田東西方樂器均用，為了效果，他將空的卡式聲帶盒子放在弦上，才彈錄聲音。回到舞者身份，他也有所代表，如用簫、笙和板胡的聲音來代表三個不同的人：再生的唐璜、母親和媒婆。

《唐璜》的舞台設計，高懸而下的漁網，一艘真材實料的舢舨，立體感和質感強烈，設計者是黃意會。本劇的服裝設計者是黃倩，一位剛剛畢業的南洋美術專學生。

從編舞者、題材原作者、編曲者、舞台及服裝設計者，還有舞蹈員，清一色的是本地各類型藝術領域裏的恒在求索之人。

《唐璜》全舞長十八分鐘，耗資一萬元。週二（十月廿九日），在維多利亞劇院「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夜」中演出。



* 醉半杯

求索之舞

林飛仙的舞劇：《唐璜》

西方的浪子唐璜，經轉世，成為東方社會裏一名憨厚、孝敬父母的漁夫；婚姻大事，必須經媒妁撮合，然而，相親之日，一瞥之下，他看上的竟是伴相親女而來的少婦——東方的唐璜，也因此瘋了。

西方的浪漫慾欲，東方的保守木納，是否能有個中和點呢？

這是個疑問，是東西兩種文化極端沖擊下，人們恒在求索的答案。

林飛仙，一個不斷想在有限的條件下，尋求突破，為觀眾帶來驚喜的編舞家，這回，她帶領着人協舞蹈團的團員，在亞細安表演藝術節中，用他們的舞蹈語言，向觀眾展示和注釋了這幕轉世唐璜的悲劇。

林飛仙並不是要為這個悲劇帶來解答秘方，做為一個藝術家，她深知能力的所在，因此，她要用軀體姿態，在

請替文藝鬆鬆綁

替它拆拆圍籬

*完顏藉

心有「邪」念的女人

是窗外闖進來的陽光把她弄醒。夜裏她又夢見斯白——那個舊時情人：依稀是那張青春煥發又激動又紅潤的臉。令她不解的是：她自己怎麼會在夢中老去呢？難怪她醒後，禁不住要摸着臉上昨晚臨睡前塗上的養顏膏，且有一種莫名的惴惴不樂的感覺。

這是「人協」1978/79年短篇小說得獎作品之一「那篇春的詩」的開頭情節。再往下讀，就知道這女人既是個有夫之婦，也為人母。這種常常在夢中和舊情人相會的心理，在膚淺的主題正確論的作家或文藝批評家看來自是邪道。但這篇小說的作者好像不在乎邪，居然把這邪寫成小說，這至少在新加坡的華文文藝作品中並不多見。

這個夢見舊情人的女人，今天晚上要參加校友會聚餐。好多年她沒見過斯白了，她渴望藉此機會看看他。她決定把整個上午泡在美容院，下午再在電髮院飾髮。她需要一點信心，何況她知道額上那幾條細細的紋路越來越分明，即使塗上美容膏還是「欲蓋彌彰」？沒奈何，只有自我安慰，內心獨白：「內涵總比外表重要！」但她還是去了美容院與電髮院，但願美容師的指頭會挽回多少青春。朋友們大驚小怪對她說：「唉呀！你再不保護就太遲了！」難堪的事，又豈只此一端，好多次她在鏡子前打扮，在旁的丈夫視若無睹，連看她一眼都不看，她就像牆上掛着那張結婚相片一樣，掛着掛着而已。婚後的生活真不像她和斯白戀愛時那麼羅曼蒂克與詩意。於是在美容師的指頭揮動下、磨面機的嗤嗤聲中，她走進了一個「線條不分明的螢光幕中」，與斯白騎腳車繞湖、在東姑亭下吃冰淇淋、看到父親冰冷的臉、斯白的怒氣……正在兩個時空交疊間，只聽得一聲：「太太，請放鬆點……」



*安東尼·布吉斯寫實也寫科幻也寫。

「電流利那中斷」，她才從時間隧道中，走出那「線條不分明的螢光幕」，像《聊齋》裏的朱舉人走出畫壁一樣。

結婚後的生活，正像她參加校友聚會上的菜式，單調老套：拼盤、魚翅、燒雞……要是當年嫁了斯白（他是個懂得生活情趣的人）大概不會是這個樣子，應該會像川菜那般潑辣刺激，所以她時不時會想起斯白，夢中也見到他。

「那篇春的詩」的結局有點出乎意外：她在聚餐會上見了斯白。這時的斯白是個高大肥胖的男人，頭頂光禿禿、肚臍高高挺出、兩頰鬆鬆鼓起、眼睛肉鼓鼓的把兩旁瞳孔擠成一條線……他還帶來做保險招徠員的太太，一面跟校友們打招呼，一面還幫太太招攬生意！

她這一驚，就像「電影裏的鏡頭，突然亮出20年後」的字幕一樣。20年後，斯白竟變成一個通身俗氣的胖男人。她的「20年之結」，這時好像突然解開。在歸途中的車上，她記掛着家中的孩子（不知道那女工阿梅有沒有替他們蓋被？）心裏想：丈夫遲歸，可不要着了涼才好。

我借「那篇春的詩」的情節，作為這篇文字的引子。小說的女主角在聚餐過後，解了那個20年的「情意結」，作者蔡淑卿也用了這個題材，替華文文藝鬆了捆在它身上的一條主題大繩。我則藉這幾段文字的起落，帶進了我這篇文章的第一個主題：文藝綁。作家們，請替新加坡華文文藝鬆鬆綁呀！

讓文藝多些活活筋骨和呼吸的餘地

新加坡華文文藝身上的那條主題綁，使華文文藝活動受制、呼吸困難。我們的文藝界一般上患了主題過度敏感症或主題恐懼症。主題敏感症文藝批評家，硬要作家當法官，不許他做個說書

人或表演藝人。他們以大紅筆批道：主題正確與否才是作品好壞的標準。主題正確的公式是：題材加上作者的批判（或讚揚）。一個身為人婦的女人，倘連夢中也思想着丈夫以外的男子，這思想是不正確的題材，作家「能」（強調「只能」）把這題材當作批判對象放入小說中。拿這公式來秤一秤「那篇春的詩」，它脫不了主題不正確（壞）的作品的罪狀：作者把不正確的思想拉進小說，不加批判，還細意去刻劃它云云云云。

如此說來，作家是非充法官不可？

為甚麼作家一定要強充他的小說裏的法官？為甚麼他不能細意去刻劃一段即使不正確但却是真摯的感情？

主題恐懼症的批評家說：細意去刻劃不正確感情就是宣揚這種感情！

我無法信服的是：在小說中，凡是細意去刻劃一件事或一種感情，一定是作者在鼓吹這件事，宣揚這種情感。這邏輯我個人無法理解。我的理解是：作家在他的小說中，刻意去營造及刻劃一件事或某種情感，主要的目的是要使他筆下的事件及情感更加生動，易言之，是要盡量發揮或宣揚他的寫作技巧與才華。孩子在丹絨加東看到了一場驚險車禍，他回家向家人報告，盡量繪聲繪影，甚至加油加醬，他的目的不是鼓吹車禍，他是在表現他的講故事的能耐，他跟蔡淑卿的目的沒甚麼兩樣。達文西《蒙娜麗莎》不是宣揚「笑」，他是藉這女人的笑來展露他的藝術才華；曹雪芹筆下刻劃的笑，據不完整的統計，多達四十餘種，他為甚麼要細意刻劃這些笑？不是施展寫作才華是甚麼？

所以我呼吁華文文藝工作者們，為了使華文文壇增添氣象，請替文藝鬆鬆綁呀。綁鬆了，讓

作家要做法官的去做法官，要施展寫作才華的去施展才華。藝術的束縛是越少越好，文藝的形相是越多越熱鬧。

同一題材多種形象

①法蘭克在路旁抱着歌拉，悲不自勝。②他把穿着新娘禮服、一動不動的歌拉放回路旁。③他往後迅速倒退，倒進停在路中央的一輛半毀壞的汽車裏。④歌拉的身子從路旁向後直飛，她飛進了車子裏的法蘭克的身旁。⑤一輛貨車跟他們的汽車撞個正着。⑥那貨車以快速度倒退。⑦歌拉一聲尖叫。⑧法蘭克和歌拉並坐在汽車裏，互相對望，互相喜極而笑……。

這是卜普·拉佛遜 (Bob Radfalon) 根據占士·肯恩 (James M. Cain) 的小說《天網恢恢》(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 改編成的同名影片（影片的華文片名為《乾柴烈火雲雨情》）的最後情節的「倒退敘述」。這倒退敘述手法是美國科幻小說家馮內果 (Kurt Vonnegut Jr.) 在他的《第五號屠場》(Slaughterhouse Five) 裏首創。我借用這手法來倒述這部影片的最後片段，目的是想藉此說明「藝人」（包括作家）在創作時他是創世主。占士·肯恩的《天網恢恢》的結局是女主角撞車身亡，法蘭克被處絞刑，不是為了謀殺歌拉的希臘籍丈夫尼克的罪名，而是為了犯謀害歌拉的罪名，正是天網恢恢，報應不爽的結局。小說到了卜普·拉佛遜的手裏，結局改了觀：法蘭克與歌拉逃脫了串通謀尼克的財、害了尼克的命的罪，他們在教堂結了婚，與高采烈坐車子回家，途中由於得意忘形，車子在路跟一輛迎面而來的貨車相撞，歌拉一聲尖叫，身子往車外直飛出去，倒在路旁，當場喪生。法蘭克衝出撞毀的車子，跑去抱起歌拉，悲痛不已。同樣的題材，可以

有許多不同的經營。法蘭克初時是個無賴，在舊金山打劫過銀行，在水牛鎮聚賭滋事，前往芝加哥途中看上了開餐館的老頭子尼克的年輕妻子歌拉。他和歌拉捲逃不成，終於謀殺了尼克。由於缺乏證據，他們被判無罪，對這一對男女來說，這等於新生，加上歌拉懷了法蘭克的孩子，初時本是無賴的法蘭克，這時人有性格改變的可能。如果碰到另一個編導，這題材在他的手裏，結局極可能再改樣。法蘭克與歌拉結了婚，養下孩子，對過去所為，可能幡然醒悔，從此改邪歸正。同一題材，三種形相，各有千秋，大可不必堅持那一種才是正統。

文壇門戶與黑白道之爭

最近新加坡華文文壇上，有現實主義與非現實主義（所謂現代派）之爭，看來固然好玩，也頗好笑。其實所有的文藝作品，都是寫實的，只是寫法不同而已。打個譬如，人像照片或肖像畫是寫實，人像漫畫又何嘗不是寫實？在漫畫裏，里根是雙槍牛仔，卡特的牙齒是火車柵門，已故戴高樂的鼻子是座高山，誰能說這不是寫實？一句話，寫法不同而已矣！在文藝方面，平鋪直叙是寫實，轉彎抹角是寫實，爭的是誰的寫得比較生動、活潑而已矣！「百花怒放」是寫實，「滿園春意鬧」也是寫實，看那一種表現更具靈氣而已矣！如果單單「海鮮」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於是在「海鮮」之上，按上「游水」，成為「游水海鮮」豈不更加傳神？但談到寫實，「海鮮」固是寫實，「游水海鮮」還是寫實？鴛鴦意識流手法最成功的喬哀思在他的《尤里西斯》最後一章裏，交代女主角莫麗躺在床上想入非非之時，全部採用意識流表現法，全篇沒有標點，喬哀思的目的也是寫實：人在交談時，句子有停頓，故有標點；人在心靈活動時，標點符號和句子的條

理便不存在，這不是寫實麼？由此可知：寫實的手法盡管不同，目的一樣，這點不必爭，只爭怎樣寫才有生氣而已矣！作家不必囿於何種手法，那種手法都可以採用，意識流不是喬哀思所創，但他用得其所，他成功。意識流不但在文藝方面採用，現在連電影也普遍採用了，何必因表現法不同强行劃分誰是正統誰不是正統？一首詩，如果它是好詩，不管它是古代的或現代的，它都是好詩，不是在上面印了一個「寫實」標誌它就是好詩；也不是貼上了「現代」的招牌那就成為好詩，所以文壇的門戶之爭固然好玩，但也可笑。

有些文壇人士常常不屑看偵探小說、科幻小說、驚險小說、恐怖小說和武俠小說，以為它們都是文壇上的黑道。

不要一枝獨秀 要百花怒放

……三更時分，郭楊二人躲在林子中，拿着弓箭獵叉，只盼有隻野豬或是黃鹿出來覓食。忽聽得林外傳來鐸鐸之聲，接着遠處有幾人么喝：「往那裏走？」「快給我站住！」只見黑影幌動，一人閃進林子，原來是村頭開小店的跛子曲三，他左拐在地下一撐，鐸的一聲，飛身而起，躲在樹後。只聽得腳步聲響，三人追到林邊，低聲商議幾句，便一步步的踏入林來。三人都是武官打扮，手中青光閃閃，各握一把單刀。一人大聲喝道：「兀那跛子，老子見到你了，還不跪下投降？」曲三躲在樹後不動。三名武官揮動單刀，呼呼虛劈，漸漸走近。波！曲三右拐從樹後戳出。那武官一下悶哼，身子向後飛了出去，摔在地下，另外兩名武官舞動單刀，砍向曲三，曲三右拐一撐，向左躍開數尺，避開了兩柄單刀，左拐向一名武官門面點去，右拐掃向另一名武官。曲三背上負着一個包裹，一名武



*葛瑞姆·葛林寫嚴肅的載道小說，也寫輕鬆的推理小說。

官鋼刀砍去，削在包裹之上，嗤嗤一聲，包裹破裂，散出無數物事。曲三乘他歡喜大叫之際，右拐揮出，拍一聲，那名武官頭頂中拐，撲地倒了。餘下那人大駭，轉身便逃。曲三右手往懷中一掏，跟着揚手，月光下只見一塊圓盤似的黑物飛將出去，托的一聲響，那武官慘聲長叫，單刀脫手飛出，雙手亂舞，仰天緩緩倒下，把轉幾下，就此不動，眼見是不活了。

這是金庸的武俠小說文字（節錄），寫來有聲有色。這等表現手法，那點不及「白道文藝」？

現在且看看一本邪門的驚險小說：

參加會議的四個角色，除我之外，計有：我的代理人索爾，我的出版人艾爾圖，我的編輯西門。我的《早餐謀殺案》就放在西門面前，旁邊還有三頁西門的評語筆記。

索爾問艾爾圖：「你看過了？」

艾爾圖點頭。我担心他的圓頭顱會從肥頸上滾下。

「怎樣？」索爾問。

「糟透了」西門說。

接着西門着手拆我的爛攤子。情節矛盾，第54頁，你寫道，那少女上了德士，因為天下大雨；在此之前的兩頁中，你却說天氣一派晴朗，一輪明月光輝燦爛。對白荒謬：在第134頁，賊黨中最笨的一員「渾身肉」說道：「我有點載不動許多愁的感覺」。這「渾身肉」目不識丁，怎麼突然掉起文來？人物描寫庸俗：那差人（警察）個子胖、性子急，還是個酒鬼；那銀行總裁戴夾鼻眼鏡，好管閒事；那個壞蛋頭子個子瘦、臉色黝黑、眼露殺氣——這些人物描寫全是樣板模式，了無人味，結構荒唐；在第98頁，壞蛋頭子的姘頭沒有參加打搶彩排，因為她的女兒在家裏開16歲生日派地。還有，「那輪

明月高掛天邊，像一顆熟透了的大西瓜」這是一路文藝？」最糟的是第211頁，當那個破保險箱高手向守衛開槍時，你寫道：「只見那活兒開口，「卡蚤」一聲。」呼槍桿子為活兒，是「黑面具」時代的江湖切口，久已不為黑社會中人使用。槍聲是砰然或吶然，這些字眼你不用，你偏用上「卡蚤」！卡蚤是甚麼聲音？它聽來活像人在打噴嚏！

這是美國驚險小說女作家安德麗絲（Lesley Audress）在近作《大劫案》（*Caper*）中的風趣開場。書中主角珍妮，就是驚險小說女作家。她以男性筆名寫了一部驚險小說《早餐謀殺案》（*Murder for Breakfast*）

交給出版商出版，想不到給編輯批評得體無完膚。這一段風趣序幕，隨後引出了一樁大劫案。原來經此打擊後，珍妮決定寫一部身臨其境的驚險小說：她親自策劃一宗搶劫珠寶店的計劃，命名為「X計劃」。她召人合伙，真的按照細心設計好的計劃進行，並把打劫的情形，一一照實錄下，準備事成後將它出版。但事件後來的發展與演變，使她的計劃變形，原定的喜劇性結局，落得悲劇收場。書中情節曲折，有驚險、有流血、有不尋常的愛情、有逃亡、有人生哲理的領悟。《大劫案》雖是驚險小說，但作者的創作功力頗高，比起自詡是主流的許多文藝，不遑多讓。

我連錄帶引了這麼一大堆文字，意在呼吁華文文壇人士，不要樹立文藝圍笆，把文藝劃分疆界，互相排擠。文藝的籬笆，越少越好。文藝園中一枝獨秀遠不如百花賽美。偵探小說、驚險小說、科幻小說、恐怖小說，只要寫得好，便是文藝。作品寫得差，就是貼滿特大號的文藝封條也冒充不了文藝。在歐美，這一類的文藝籬笆，正在開始崩潰。葛林（Graham Greene）、布吉斯（Anthony Burgess）、馮

內果（Kurt Vonnegut Jr.）、巴特（John Barth）等人的驚險與科幻小說也是文藝；陳德勒（Raymond Chandler）等人的偵探小說也是文藝；史迪芬·京（Stephen King）、史特勞伯（Peter Straub）的恐怖小說也是文藝。

很多關心華文文藝的人常感嘆：文藝沒有前途。

試試看：替文藝鬆鬆綁，替文藝拆拆籬笆，試試看，也許這樣一來，文藝會更熱鬧。使文壇多一些不同的聲音，文園多一些不同的色彩，試試看，文壇會不會有前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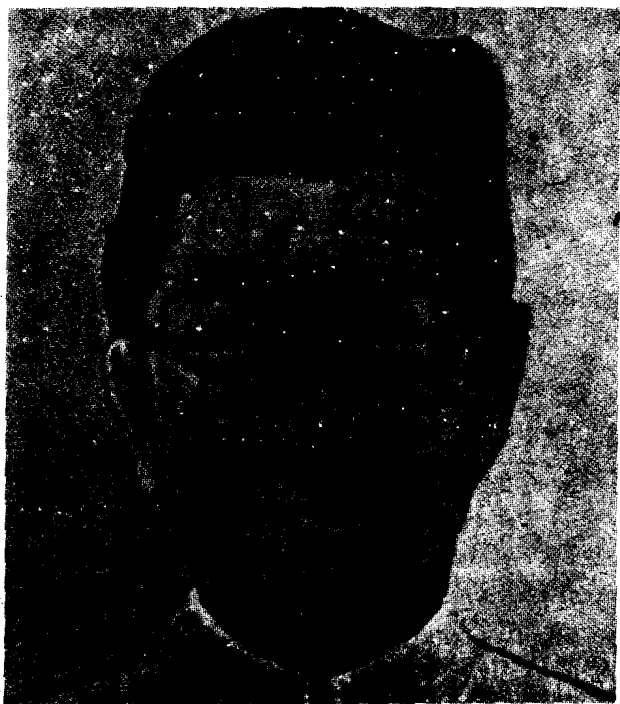
（1981）

*喬也斯雖然前衛，可是也極寫實。



中西比較文學 初涉

* 張錦忠



• 譯《比較文學論》的戴望舒

西方學者提及「比較文學」，泰半皆指西方文學，即使他們行文提及東方學或亞洲文學，中國文學或中西比較文學對他們來說，仍是遙遠目標。而中國學者在引介比較文學的努力方面，成果亦未見彰著，雖然早在三十年代，傅東華即譯了羅力耶（Frederic Loliée）的《比較文學史》（*Historie des littératures comparées des origines au xxième Siècle*），後來戴望舒也譯了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的《比較文學論》（*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從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間，有多少中國學者受過比較文學的訓練或在這方面努力過，我們不得而知，像寫《西洋文學史》（台北：大中國，一九六二）的已故黎烈文教授，為巴爾當斯佩哲（Baldensperger）與梵第根（黎烈文譯為梵·狄詹姆）的學生，但是黎先生後來致力研究與翻譯法國文學，並沒有藉比較文學訓練來研究中國文學。早期張沅長、方重、范存忠、陳受頤等的研究在範圍上可屬影響之探索，但亦沒有有系統的深入研究。也許一直要到六十年代，中國學者才正式推行比較文學。在這方面陳世驥、朱立民、李達三、顏元叔等前輩功不可沒；一九六七年張心滄教授來台，在台灣大學授「諷刺文學」一課，並曾到師範大學演講比較文學。我們可從比較文學中國學派或比較文學中國化二觀念之提出，看出中國學者對這門學科之興趣。

雖然學者如艾德治（A. Owen Aldrige）與佛連茲（Horst Frenz）所編之比較文學論文集均以「方法」（method）為書名，比較文學本身却非方法，而僅為一概念。「比較」與「文學」自然都不是甚麼新觀念，受過比較文學訓練的學者，在影響、類比諸範圍內尋求二國或二種語言以之 common poetics 或 literary

system，但這概念與範疇並未提供學者一種相等於文學理論之方法。甚至在這樣的範疇，我們也不難看出其局限（如 Romanticism〔「浪漫」之中譯名頗有誤導之指涉〕此主義之於西方文學傳統，在歐陸各國間之歧異並不下於其相似，而落實到中國文學，則產生徐志摩與哈代之類的「比較」），但也因此，相對於風起雲湧而煙消雲散的文學理論，比較文學至今仍然歷久彌新（我們仍然稱之為新興學科），這恐怕不無這門學科並沒大起大落之科學革命（事實上孔恩〔Thomas S. Khun〕此理論頗有大而化之與不盡符合事實之嫌）之故。

「比較文學」一詞的「比較」與「文學」跟「比較社會學」及「英美文學」或「中國文學」中的「比較」與「文學」顯然並不相等。「比較文學」裏的「比較」與「文學」所指涉的客體或對象，往往是複數（這一點法文的“littératures comparées”則一目了然），而它並沒主體之存在。我們實在無法具體地指出某項文類說：「這就是比較文學。」我們只能說：「這就是比較文學（研究）」，但是這樣的話它就降格成爲一種文學理論或方法了。

。因此也就成爲後設研究觀念，爲一 Discourse on discourse，但它也具備了規範之功能。這觀念體系內有其範界及理論，但正如前段所述，相對於完善的文學理論，我們謹不能說它有一套嚴，自給自足的方法學。明乎此，我們省視中西各學者爲比較文學所下的定義時，就不得不留意其是否具備比較文學之「比較」與「文學」的獨特性質。因此，晚近中西比較文學流行之三分決：重實証、影響的法國學派、推行類比的美國學派，與借用西方理論研究中國文學的中國學派，其實

也跟二分法（美國學派與法國學派）一樣，並沒有爲我們茫茫渺渺的定義之道帶來多少曙光，因爲不論二分或三分的定義，都沒有能力指出這門學科缺乏本體現象背後的可能功能與侷限。它甚至無法指陳把「比較文學」與「比較『非文學』」相提並論之謬誤，因爲比較文學所比較之客體，原已非存在這 discipline 本身之客體。換句話說，它本身並沒「文學」或印成白紙黑字的「文學作品」。既然它沒有實質的本體存在，也就是沒有相對的「非文學」存在了。因此「比較文學」的另一範圍：比較文學與其他學科，如電影、繪畫、音樂、自然也是合決的。

但是我們所看到的定義，基本上最大的問題，恐怕在於它無法反射出其構成層次無法顯示這學科的思想發展與轉換結構，同時也無法顯露其文化及意識形態層次。此外，我們無法從類似定義中看出適合比較研究的客體爲何，誰是研究這「專門學問」的人（在一個大學部或研究所沒設比較文學系的國家），或「比較文學」研究給甚麼人看？這是在我們讀了袁鶴翔先生謹慎而兼容的宏文，「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探討」之後不得不省思的。上文提到的種種現象，其實是唯名論者的迷宮。走了進去，未必走得出來。因此就點到這裏爲止。賢者如袁先生尙認爲下定義者應「博古通今，大有學識修養」而自謙不敢爲，作爲一個尚未入門的比較文學學生，我更不敢下定義了。不過也許我們還是可以引袁先生自己下的定義：

……中西比較文學是一門專門學問，以中西文學爲研究對象，從文學的性質、觀念、有限度的背景、發展演變的歷史、批評理論、文學主題、種類等方面來作慎重的比較或討論；其目的不

在「求同」也不在「求異」，而是把中西文學作品當作整個人類思想演進史中不可少的一部份來看，藉此以求增進中西兩個世界相互的深切了解和認識，這種研究即是中西比較文學。

這恐怕是到目前爲止最好的中西比較文學定義了。

歷來討論比較文學的學者大都先入爲主地把其範疇分爲法國學派與美國派。這只能算是一種劃分法，而不是唯一的分法，也不能算是嚴謹的歸納法。兩學派的歧異並不是影響與類比之不同。中西比較文學早期似傾向法國學派。但是事實上，不論是研究西洋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或中國文學對西洋文學的影響，能做的並不太多太易。實証的影響研究資料有限，且難下定論，而一國之學及文學家在另一國之被接受、模仿，其譽與之研究，却極需直接資料之佐証。但是影響研究的更大挑戰，在於一個接受過程之完成並不等於發生影響，有時候只能算是準備階段，而這個階段之後可能因無下文而無疾告終。早期的學者如陳受頤在一九二九年即寫過「十八世紀歐洲文學裏的趙氏孤兒」，但是陳氏及他之後的學者類似的研究，恐怕只能算是媒介學（mesology）層次上的功夫與外來作品之流傳及翻譯之研究。即使像巴金、曹禺這些自承受外國作家影響的中國現代作家，我們要指出其作品那一部份情節與西洋作品雷同仍不見得能探索出多大意義來。在許多情形下，影響研究往往得修正而爲類比研究，如劉紹銘的《曹禺論》，即爲一明顯例子，影響只不過是其「外延背景」（extrinsic background）矣。

因此，類比研究往往被誤解爲中西比較文學較易走的進徑。各國之文學文化不同，但從一個更大的人類集體意識觀點來看，



• 比較文學認為《紅樓夢》跟《源氏物語》、《戰爭與和平》、《卡拉馬助夫兄弟》、《往事回憶錄》一樣偉大。
圖為黛玉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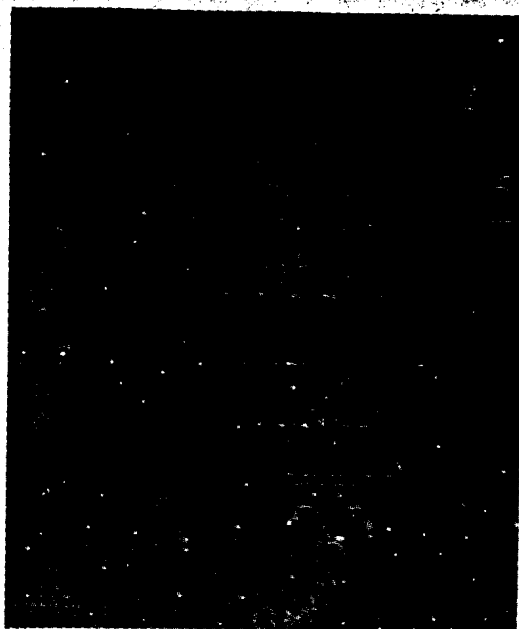
我們仍然能追覓出某些作品間之類同性。而中西比較文學學者常援引兩名西方學者的話來作為支柱：第一位是赫尼·艾添伯 (René Etiemble)，他說：「就算兩種文學其間並無歷史關係，還是可以作比較研究。」其次為海陶璋 (James Hightower)，他則說：「沒有直接影響的文學之間，比較研究不僅可能，而且富啟發性。」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類比研究在許多時候常淪為似是而非的亂比，就像維斯坦 (Ulrich Weisstein，此君一向反對中西比較文學，其雖自稱「中庸派」，實一點也不中庸) 所說的一樣。其危機在於我們不曉得甚麼可比甚麼不可比，於是產生「《三國演義》與《海狼》之比較」、「《紅樓夢》與《白癡》之比較」這類不通的文章與「陶淵明與渥茨華斯之自然」這類似是而非的題目來。此外，在可比的範圍內研究出二作品大同與小異之處，也令人覺得，除非歸納出來的相似性有其獨特意義，否則文

學更動人的地方，毋寧是其多姿多彩的不同性所造成的繁富。在可能的情形下，我們要求作類比研究的學者格理出一套系統，足以涵蓋兩部或更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語言，沒有歷史影響關係的作品，唯有這種系統的建立，方能克服類比的陷阱與危機。譬如王德威先生最近的論文「魯迅，還是老舍？——中國現代寫實的兩個方向」即定出一套從寫實主義之本質出發之系統，舉魯迅與老舍二小說家為例，略述兩種影響中國現代文學之趨向，雖然王文中未舉出同等西方作家來比較，其論文仍屬比較文學層次之論文，因為若其願意，作者大可置此套系統於其他具類似寫實結構之文學家身上。

晚近所謂之中國學派，藉西方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恐怕是最具爭論性者，把西方文理論落實到中國文學的實際批評，方向是正確的。但是我們是否就遽而稱之為比較文學研究呢？這種「舊酒新瓶」之作法，大致上仍是

清末「中學為體，西方為用」觀念之衍續。也因此，我們不由不懷疑其「合法性」，因為清末以後，中國人在文學創作或批評上，早已在在向西學習了，「八不主義」中固然多意象派的影子，現實／寫實主義、浪漫主義又何嘗不是西方文學理論的引套？而大部份用西方理論來「閱讀」或「詮釋」中國文學正文的研究並不能做到回過頭去修正原來的理論，因此也就距離 common poetics 遠矣。從一個較大的範圍來看，今日坊間充斥新批評學派餘緒的評析文章，又何嘗不是向西方取的經，而這些文字，我們顯然不願稱之為比較文學，則我們何以稱以結構主義或符號學之方法分析唐傳奇或白先勇某篇小說的評文為比較文學？

比較文學較詳細的研究領域歸劃，大致可分為「影響與模仿」、「承受與傳播」、「斷代與運動」、「文類」、「主題學」、「藝術學科科際整合比較」、「類比」等項，可見可研究的並



•張心滄編譯的書(愛丁堡大學,一九七三)



•戴望舒譯《比較文學論》封面

不止於影響與類同性，如中華民國第九屆全國比較會議的課題即為「文學運動」。主題學與文類方面，學者也漸漸作出貢獻。事實上，我們也可透過這些研究，看出中西文學表達的異同，從文類角度看來，中國文學缺乏神話與史詩，中國文學批評中之詩話詞話，但可視為中國文學之獨特性現象，而透過主題學在題材傳承，修辭衍變方面之研究，也就呈現出中國文學獨有之敘事與

device 所扮演之功能，顯然與西方文學大異其趣。而更進一步，我們也可藉原型論來探索人類某時期之意識形態，從而呈示各文化思想與行為之異同。中西比較文學二十年來固然已墾拓出一條道路，並已定出其方向，但在理論基礎上仍嫌不足。也因此，艾德治在一九七九年在台北召開的第三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上宣讀的論文，題目即訂為：「中西文學關係：國際文學，行；共同規律，不行」（“East-West Rela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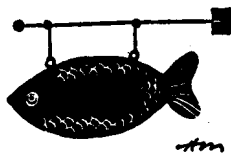
ons: Universal Literature, Yes; Common Poetics, No”）。艾氏之看法顯然是視野窄，眼光短的片面之辭，但我們在邁開中西比較文學的大步時，也不妨放慢腳步，謹慎地思省如何朝向這方面努力。

中西比較文學如何克服各種模子的陷阱，如何建立自身的文學系統，其無限遙遠之路是否行得通，在在有待經嚴謹訓練之比較文學學者來進一步努力。我們無意否定二十年來摸索出來的成就，本文所要指出的，毋寧是其所面臨的不同時代的不同挑戰及在尋求建立中西文學乃至文化橋樑時所須面對的問題。

作者按：

本文僅為筆者在台北師範大學修「比較文學」一課之期末報告

，談不止學術論文，因此許多地方的腳註從略。文中引及袁鶴翔先生的中西比較文學定義，袁先生是我尊敬的比較文學前輩，他探討中西比較文學詩學的努力頗值我們重視。袁先生的幾篇重要論文如下：「略談比較文學——回顧、現狀與展望」（收於陳慧樺、古添洪合編：《比較文學的墾拓在台灣》，台北：東大，一九七六。）、「從國家文學到世界文學——兼談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的一些問題」（《中外文學》，十一卷二期〔一九八二〕，四——廿二。）、「他山之石——比較文學，方法、批評與中國文學研究」（《中外文學》，五卷八期〔一九七七〕，六——十九。）；引文則出自「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探討」（收於柯慶明編，《中國文學批評年選〔六四〕》，台北：巨人，一九七六，一二〇——一四六。又收於鄭樹森、周英雄、袁鶴翔編，《中西比較文學論集》，台北：時報，一九八〇，三——卅五。)



請訂閱
請推介

蕉
風

蕉風月刊

每本定價一元五角
優待長期訂戶
半年六期特價八元
全年十二期特價十五元

姓 名	(中文)	(英文)
地 址		
訂 閱 期 數	期起至	期止
訂 費	\$	
備 註		

你還可以訂一份做爲禮物送給喜歡文藝的朋友

姓 名	(中文)	(英文)
地 址		
訂 閱 期 數	期起至	期止
訂 費	\$	
備 註		

請將訂費到郵局購買 **Money Order** 或 **Postal Order** ,
連同上列表格 (可以自己畫) 寄至 :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大馬潮人書畫介紹



葉逢儀

一九四三年生。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系畢業。日本東京藝術大學研究生二年。日本、台灣、泰國、新加坡各地個展三十六次。聯展、義展均出品展出。現任坤成女中美術教師。

24, 19/26,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578429



蔡德舜

從商，曾參加圖畫及書法比賽獲獎。八五年初舉行個展於紫明閣。

怡保大和園太平園62。電話：541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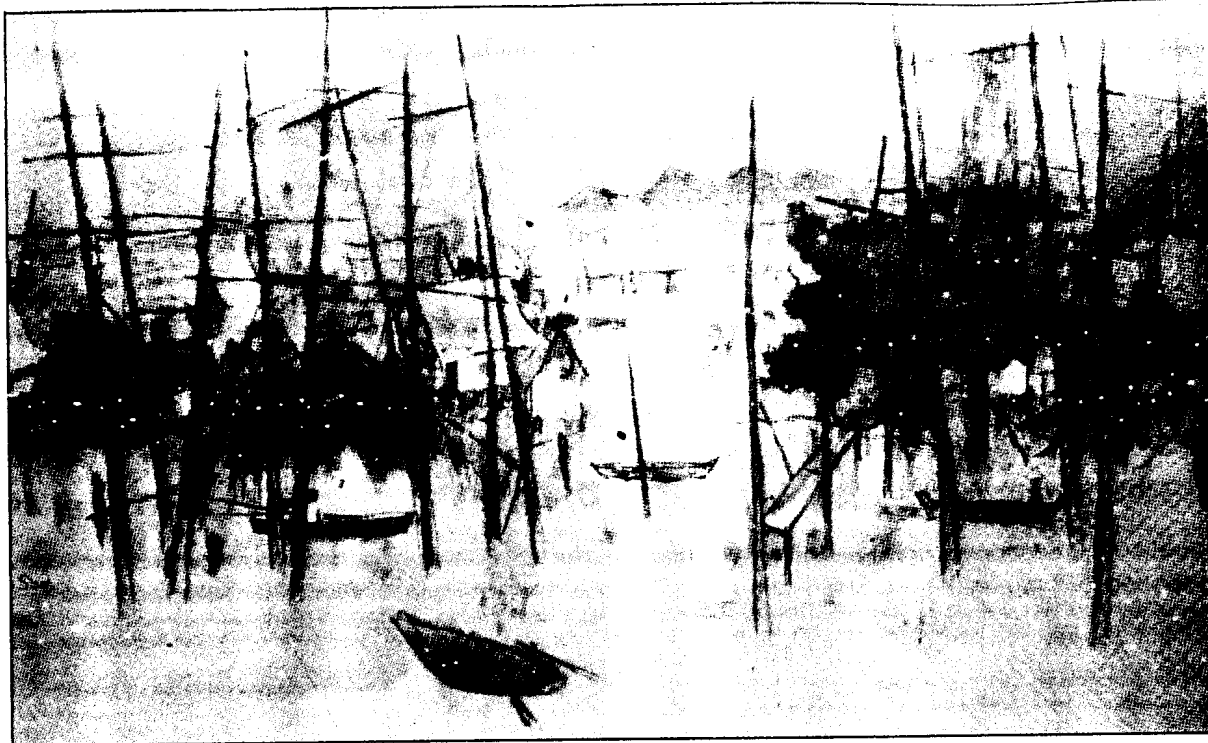
△虎 蔡德舜

◁待 葉逢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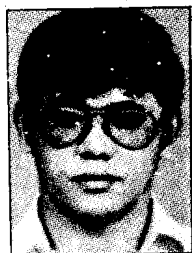


黃益舜

一九四六年生。
星加坡南洋
美專畢業。現
為商人。



△ 漁村 (油畫) 黃益舜



陳惜燿

一九四九年生。
南洋美專畢業。擅長油畫、水墨畫。參加歷年來各美展。八五年參加“活動美展”四人展。現任友聯出版社美術部主任及蕉風月刊之美術版編輯。新加坡南洋美術專科學校馬來西亞校友會八六——八七年秘書。

9A, Lorong Sentul, Bahagia Tiga, Sentul Pasar, 51100 Kuala Lumpur. Tel: 03-2918097.



△ 拉網 (油畫) 陳惜燿



蘇祖綿

一九六二年生。一九八三年馬來西亞藝術學院中途綴業，轉進台灣中華陶瓷藝術館習陶藝。個展於精武畫廊。現任廣告員。

91, Jalan 68, Kepong Baru, Kuala Lumpur. Tel: 03-643398.

◁ 高山流水 蘇祖綿



鍾木池

一九五〇年生。馬來西亞藝術學院畢業。個展三次。參加歷年來之各公開美展。受邀參加一九八五年新加坡之“南洋風格展”。

48, Jalan Utara, Off Jalan Imbi, Kuala Lumpur.
Tel: 03-619880

◁ 危崖（中國畫） 鍾木池



謝惠載

一九四八年生。肄業南洋美專。參展歷屆美專校友美展。一九八三年舉行二人展於吉隆坡。現從事於圖畫、兒童教育漫畫、人像油畫等。

6, Nayang Garden, Jinjang North, 52000 Kuala Lumpur. Tel: 03-662232

◁ 人物（粉畫） 謝惠載

▽ 漁船（膠彩畫） 謝德謙



謝德謙

一九四六年生。一九六七年始自修繪畫。一九六八年開始參加各地展覽。世界各地人士均有收藏其作品。擅長表現本地色彩，民情生活的油畫家。

104, Prangin Road, Penang. Tel: 377053.





許吟笙

一九四九年生。星加坡南洋美專畢業。星加坡墨瀾社常年美展歷屆參展。南洋美專校友會美展歷年參展。曾任馬潮聯青圖畫比賽評判。精工書、畫、金石篆刻。

3300, Main Street, Jinjang North, Kuala Lumpur. Tel: 03-673565.

◁ 芙蓉 許吟笙

▽ 好日 林麗香



林麗香

一九五四年生。
。一九七六年
來多次參與聯
展美展之展出
。

14, Jalan Segambut, Tengah, Kuala Lumpur. Tel: 03-615032





郭才標

一九三七年生。台灣國立師範大學畢業。早年隨黃君璧、林玉山等習畫。一九八五年個展於古晉。現任古晉青草路政府學校教員。

186A, Green Road, Kuching, Sarawak. Tel: 234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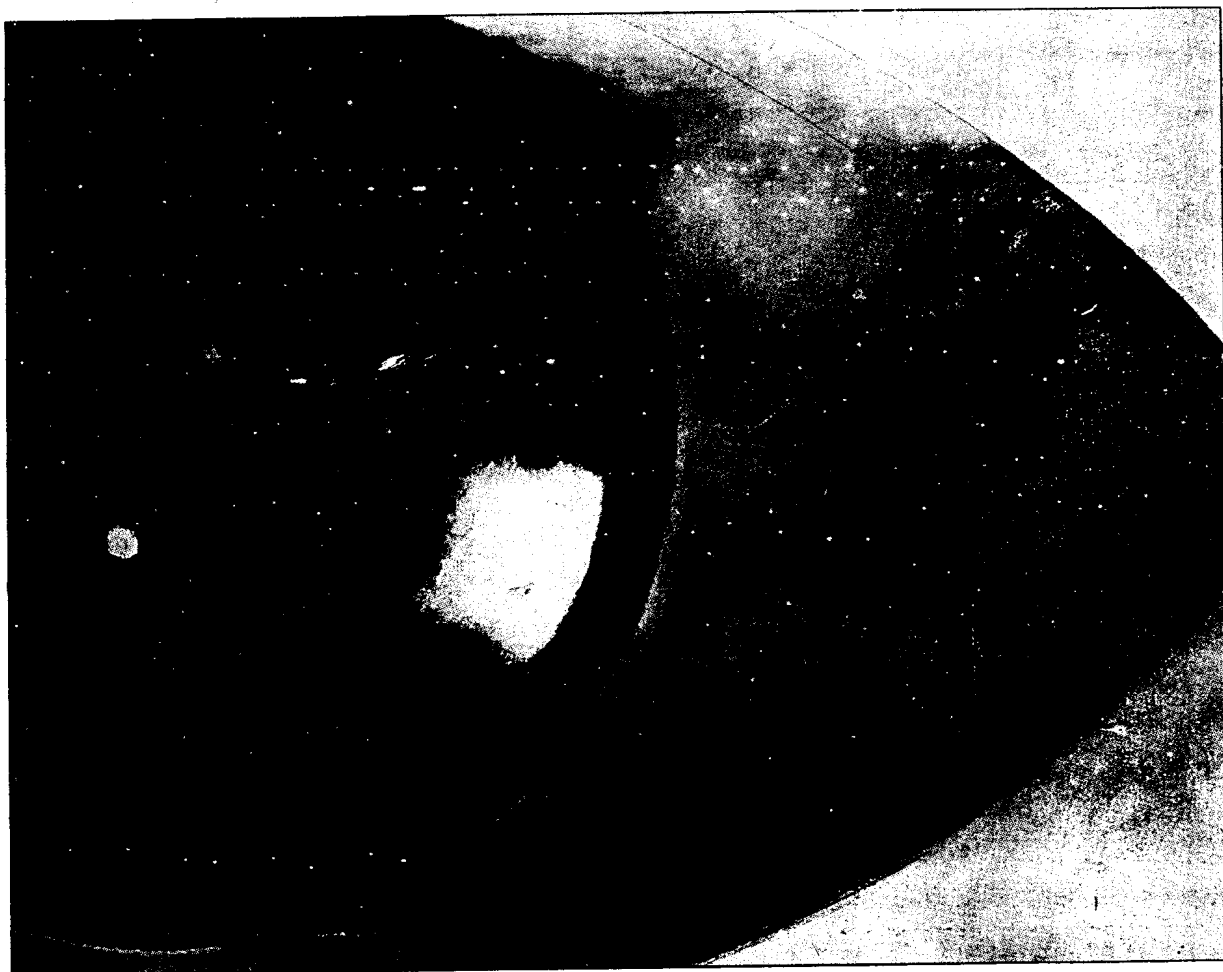
◁ 秋色（中國畫） 郭才標

▽ 一隻不睜的眼睛（膠彩） 黃曼滋



黃曼滋

留台、台灣藝術專畢業。擅長水墨畫、油畫。後留英深造。現任職馬來西亞藝術學院講師。





鄭良樹博士

一九四〇年生。台灣大學畢業。日本早稻田大學博士學位。個展於吉隆坡集珍莊。現任馬來亞大學之副教授。

65, Jalan SS 2/93, Petaling Jaya, Malaysia.
Tel: 03-575816.

◁ 山水（中國畫） 鄭良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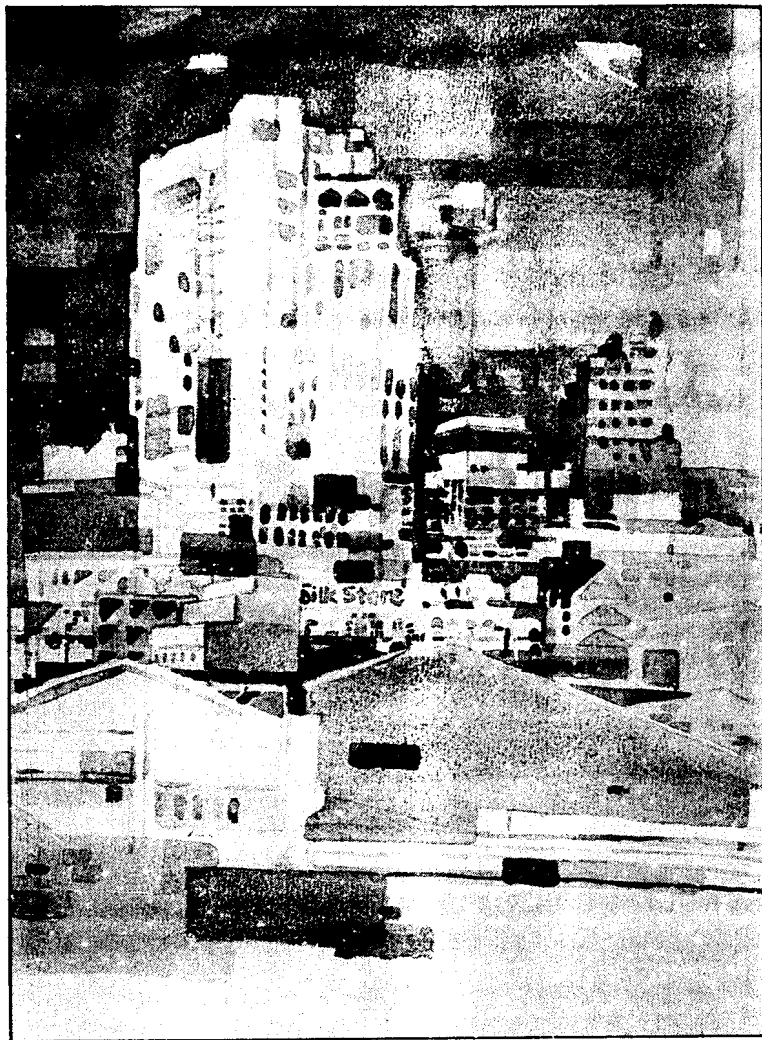


蕭遙天

一九一二年生。在中國時即以詩、文、書、畫聞名。一九五三年南來做教育工作。所著有關文學、歷史、藝術的著作三十多種陸續出版，聲名大振，近十年來其繪畫亦在東南亞二十多個城市展覽，博得很高的聲譽。

57J, Jalan Matang Kuching MK 13, Ayer Itam, Penang.
Tel: 04-687598.

◁ 牧童（中國畫） 蕭遙天



陳錦福

一九八五年畢業於吉隆坡美術學院。

◁ 街景（水彩） 陳錦福

▽ 檳城海濱（水彩） 陳昌孔



陳昌孔

一九三二年生。
台灣國立師範大學藝術系畢業。現任檳城獨中立中美術主任。檳城水彩畫會副會長。檳城藝術協會理事。

5F, Lorong Delima 3, Island Glades, Penang. Tel: 04-6836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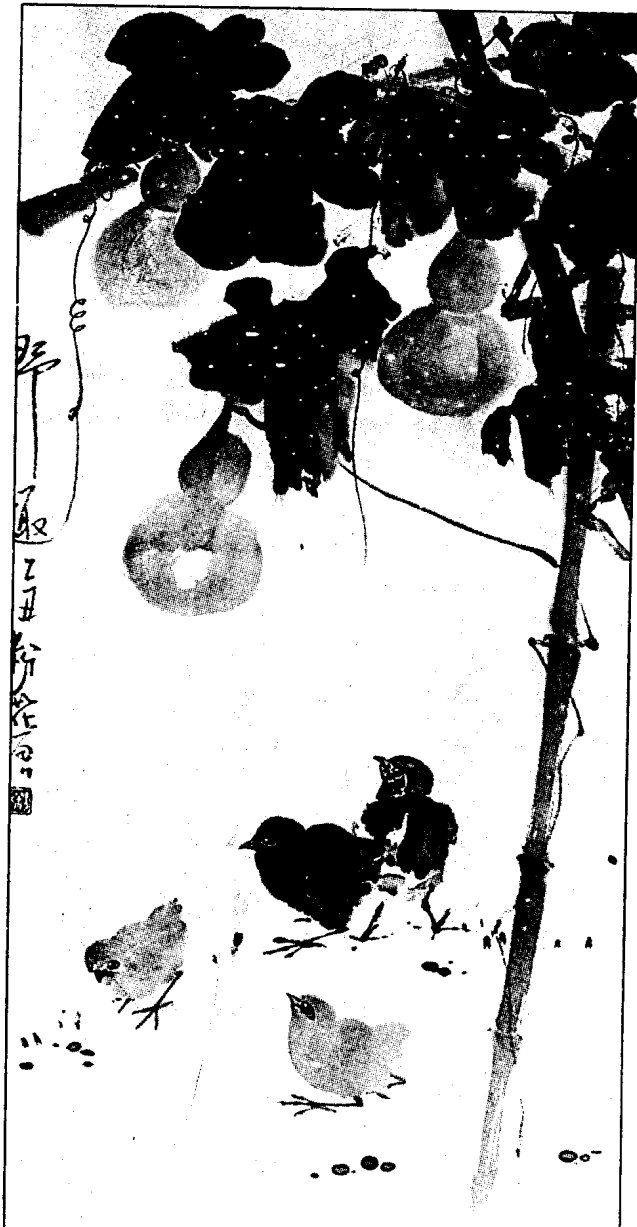
9-1, Jalan Ibrahim, Batu Pahat, Johor. Tel: 440097

郭紹生

一九四三年生。
一九八三年
聯合陳運隆、
張鵬三人聯展
獲得多項美術
比賽公開組冠
軍。曾任歷屆
之當地社團主
辦美展評判員。



△ 胡姬花（中國畫） 郭紹生



鄭粉花

一九六〇年生。一九八一年畢業於關丹師訓學院。現執教於雪州沙登新村華小（一）校。

174-B, Jalan Reko, 43000 Kajang, Selangor. Tel: 3346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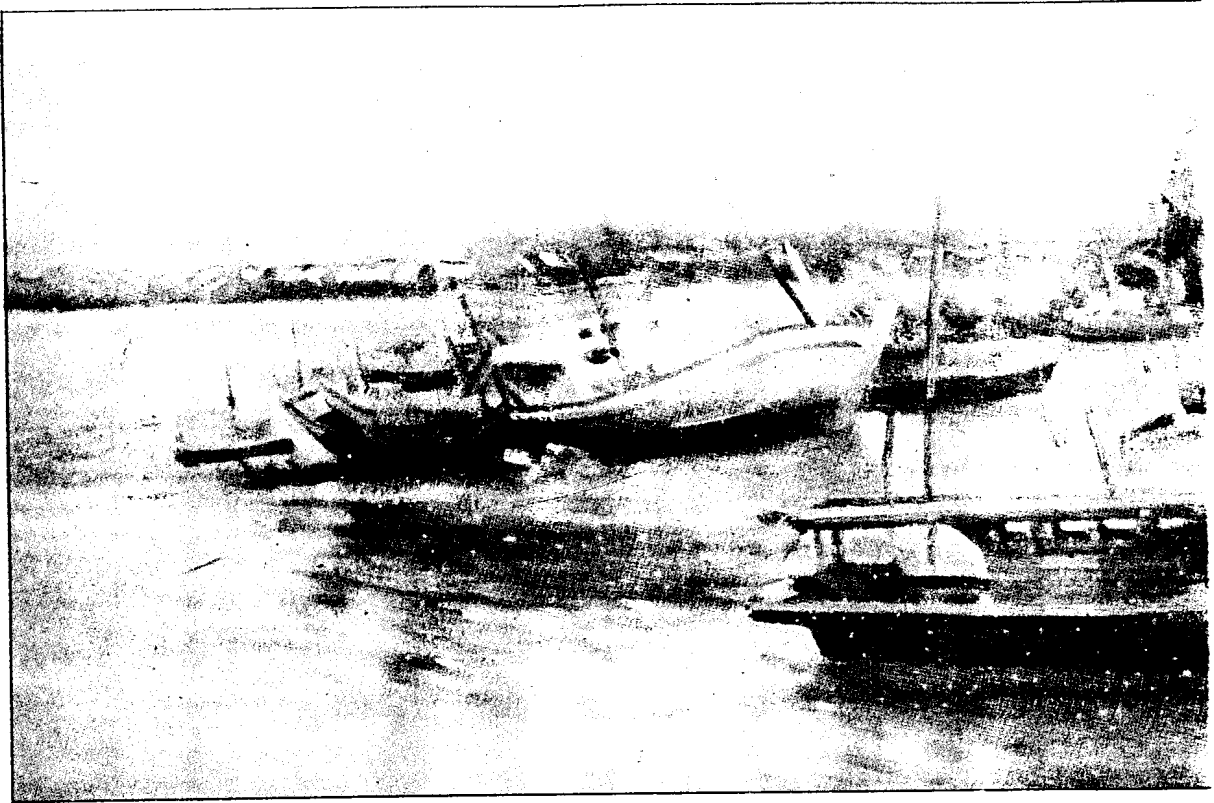
◁ 野趣 鄭粉花



蔡靜華

一九五八年生。
星加坡南洋
美專畢業。法
國國立藝專畢
業。

114, Leboh Selar, Taman Telok Pulai, Kelang, Selangor. Tel: 329399.



△ 吧生港口 蔡靜華



紀德光

一九四九年生。
馬來西亞藝
術學院畢業。
吧生藝術協會
會員。一九八
二年參加吧生
藝術協會會員
展。中華大會
堂文化節美展。
一九八四、
五年博覽會美
展。

129, Jalan Raya Timor, Kelang, Selangor. Tel: 321290.



△ 漁村（油畫） 紀德光



林佩華

一九五一年生
。畢業於馬來西亞藝術學院
。現任馬來西亞藝術學院講師。

35, Jalan 8, Taman Bukit Anggerik, Cheras, Kuala Lumpur. Tel: 482526.



△ 山林 (中國畫) 林佩華



鄧啓平

從事廣告美術設計員。現為霹靂美術協會外務主任，霹靂書法研究會總秘書及霹靂廣告公會副主席。

156, Jalan Pasir Puteh, Ipoh, Perak. Malaysia. Tel: 551894.

◁ 蘇東坡出獵圖 鄧啓平



賴全合

一九六〇年生。吉隆坡美術學院畢業。參加全書法比賽均獲獎。現為美術編輯設計員。

321-A, Off Jalan Tuanku Abdul Rahman,
Kuala Lumpur. Tel: 374330.

◁ 肖像速寫（鉛筆） 賴全合

▽ 漁村 蔡傳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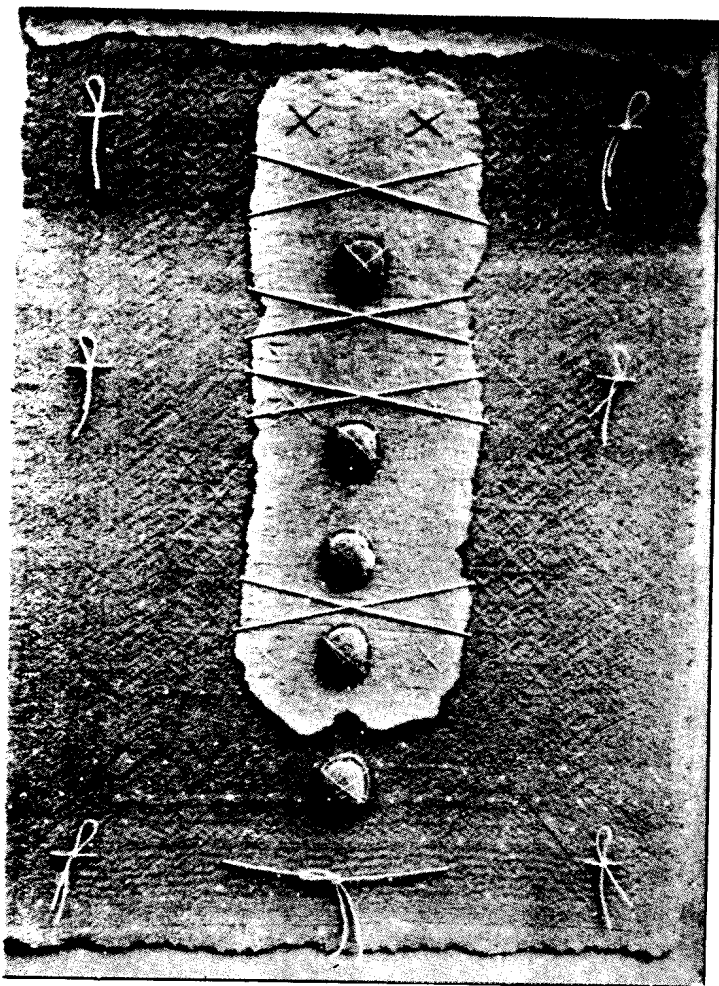


蔡傳仁

一九四三年生。
。吉隆坡專科師訓畢業（美術）。現任檳城水彩畫會秘書。檳城藝術協會西畫組副主任。

39, Jalan Raja Gopal, Penang. Tel: 04-373379





鍾金鈞

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系畢業。美國紐約柏拉特藝術研究院藝術碩士。曾參加各地美術聯展。個展於馬來西亞數次。現任馬來西亞瑪拉工藝學院藝術講師。

16, Jalan SS 1/28,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el: 03-7667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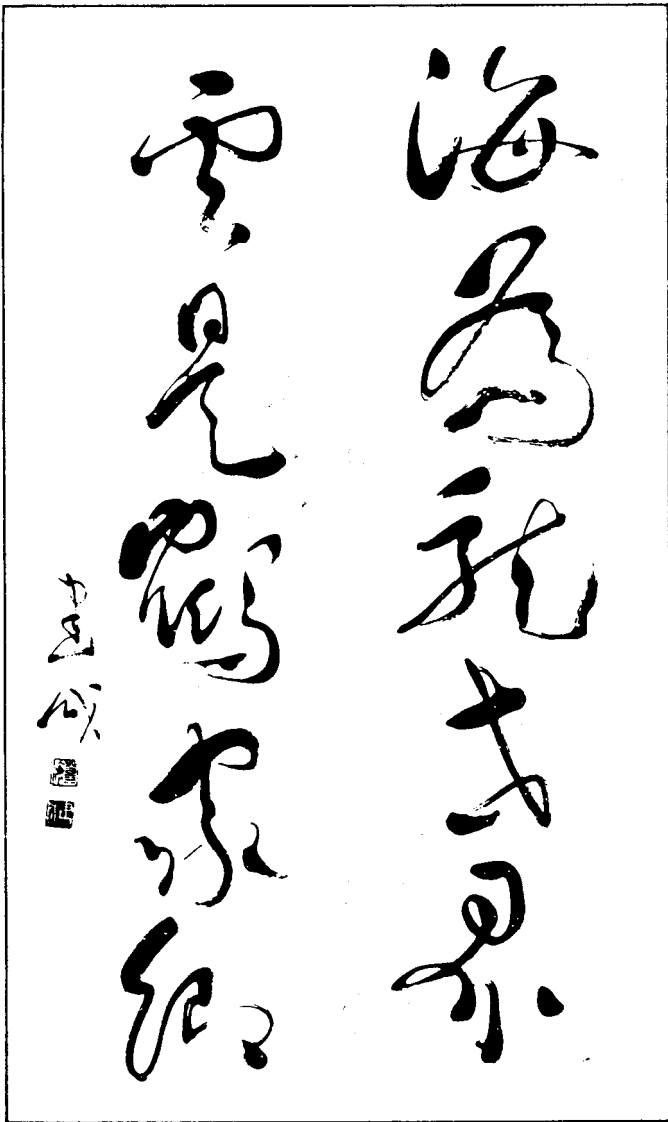
◁ 壽 (紙漿) 鍾金鈞



鄭元德

1960生於吧生。1979畢業於吉隆坡美術學院。1980六人畫展於星洲 1980 - 85國家藝術館主辦之“當代青年畫家展”。1983代表大馬青年畫家赴曼谷主辦之“第一屆亞細安青年繪畫工作營及畫展”。1984榮獲國家藝術館主辦之“當代青年畫家”獎。1985國家藝術館主辦之“大馬畫家作品全國巡迴展”。

◁ 後台 (水彩) 鄭元德



陳建成

一九五一年生。南洋大學文學士，曾任南洋大學中書畫研究會主席。現任獨中教師。巴生藝術協會秘書。

4, Lorong Bukit Mertajam, Off Jalan Kapar, Kelang, Selangor. Tel: 303291.

◁ 書法 陳建成

▽ 畫廊 黃極銘



黃極銘

一九七六年星加坡南洋美專畢業。

No. 25, Jalan SJ. 34, Selayang Jaya, Off Jalan Ipoh, Kuala Lumpur. Office Tel: 984245.



余不能高咏斯人
子可與明昭林帆
名相葉落舒
壬戌冬月張鵬書



張允鵬（張鵬）

一九二〇年生。馬潮聯會龍岡親義會黃氏聯合會，華校教師總會，留台同學會等所主辦之華文書法比賽皆參加獲得冠軍。

63-B, Jalan Lama, Muar, Johore.

◁ 書法 張鵬

▽ 書法 劉松岱



劉松岱

一九二一年生。
汕頭市立中學書畫學會會員。

砂勝越古晉坡
光明園69號。

電話：489216

雲集頂
師腰
川通
起

劉松岱

豈能盡如人意

但求無愧我心

癸亥年 黃建源



黃建源

一九二三年生。業余以書法怡情。

檳城打鐵街370號。電話：888734

◁ 對聯 黃建源

看遍好花春睡足

醉殘紅日夜吟多

嶺東陳詩暢



陳詩暢

一九一六年生。一九三五年隨崔大地先生習書法。參展於南洋商報之書畫展、中華大會堂之書畫展、泰國京華銀行之書畫展。

225, Victoria Street, Penang. Tel: 882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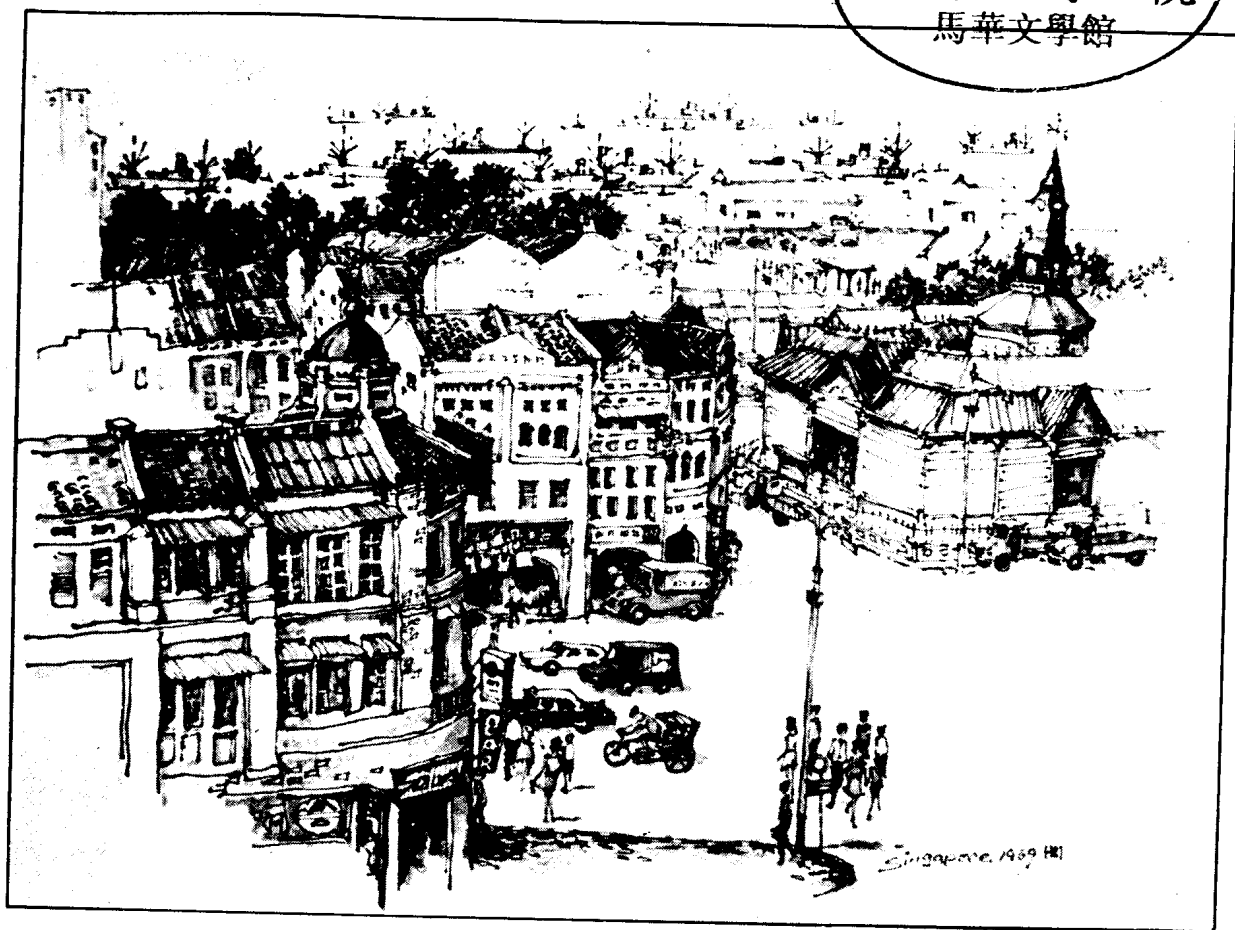
◁ 對聯 陳詩暢

14, Lintasan Perajurit 1, Taman Perak, Ipoh.



許少輝

一九六七年畢業於新加坡南洋美專，台灣東方工藝學術方織設計畢業，作品曾參加國內外各重要畫展。



△ 星洲舊景 許少輝



李副嘉

一九三七年生。作品被古晉、汶萊博物院收藏。個展多次。參加聯展於古晉美里、汶萊、香港、澳洲等。一九八二、三年得獎於砂州美展。古晉福州第一路211 號。 電話：33904

◁ 山居（客迺） 李福嘉



△ 市集 (油畫)

陳惜耀

春又歸 (彩墨)

葉達儀



▽ 人物 (彩墨)

鍾木池

△ 靜物 (粉彩)

謝惠載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goor, malaysia/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6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no. 1a, bras basah complex, block 231, bain street, singapore 0718.

封面說明：

新加坡河 (油畫)

黃益舜